



續耳譚

一



服部文庫
117
83
/



續耳譚引

耳譚始本於燕都繼梓於建業
繼而閩而越咸翻鑿焉為是求
購者紛々一時赫蹏騰湧夫耳
譚者齊諧之流也乃人人爭先
覩之為快者何為事新而豔語

爽而竒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也故見珍於人者若星已余方讀禮家居博極釋史條又觀有續耳譚之未余締閱之大都如張沙羨所云可以勸可以戒可以博物而多識可以解醒而却昏補其所未備增其所未聞故知是集一出赫蹏又貴市中矣剖劂氏有嘉乎余言遂欣之筆之於簡首云

皆

萬曆癸卯秋月吉日

東汝育和李子自芳撰

共三册

新刻續耳譚

一卷

祝烈婦

西洋異人

洛伽山靈異

山東耕夫

廟碑自豎

王可交成僊

術烈女

瞽人復明

悍婦

負心報

古刹慧林

泰和雷異

汪孝子救父

賸生

英風紀異

因盜獲財

蘭坡

辨卓光祿父

雩龍

卿雲

驅石

婦人在鏡

蘇賊得活

人變虎

虎變

車孝廉救表弟

劉尚賢

羅雙泉

二十八宿

鼈崇

豕崇

俳優滑稽

老嫗騙局

劉方燕巢

黃花晚香

白璫

小團魚

竹崇

石爐下山

節孝

水母神異

梅婦

虎神

雲異

搏虎善息

狗姦

宋翼還魂

阿寄

沈司馬居

孟夏異桂

元宵現燈

銅異

湖孫報冤

鑄銅化異

歐陽烈女

玉圭

王孝子

女淫男

顏公洞

情死

誤解

囚死出魂

飛閣流舟

雌甲辰絕對

屠邱姑

張解元

男尼

償銀報

廉正者

樟柳神

蘇某忠孝

夏巫忍穢

谷大用問紗帽

其西廂記

神龍現體

古鏡

古時人
小姑二身

楊化冤獄案
長洲民沈便

御史大夫果公
新婦言動

續斷舌
其周先生名言二首

顧主事

唐伯虎俚歌

周中五祿命如神

徐縉諱死不講

金華猫

黃河應夢

景德幽瀾傳

因假得真

僧木東幻術
狐子鬼兒怪兒

韓氏僧妙存
夏桂州相國

夷虜靈寬
張洪陽先生名言二首

續耳譚



祝烈婦

德興祝瓊妻程氏生二子曰萃曰英母子悉被姚寇虜去瓊不
愛重貲遣人贖之寇不滿意第許贖其長兒萃而猶執程氏與
幼兒程氏泣謂贖者曰吾終不辱吾夫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寇
大罵寇怒而斃之越三日有族人過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
就而視之見程氏屍在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

李言

烏程沈奇

沈垣

全撰

撫東戴君賜

叅訂

繡谷唐伯成

校梓

日無乳不死族人歸報瓊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瓊亦終身不再娶祝無功說

西洋異人

大西洋國有異人二一姓利名瑪竇一姓郭名天祐俱突額深目朱顏紫髯從渠國中泛海八年始抵東粵居粵十年置產業居約數千金復棄之擔簦至金陵金陵水部一官署多厲鬼入者輒斃二人稅居之無恙也自稱西洋無常主惟生而好善不茹葷不近女色者即名天主舉國奉之為王其俗重友誼不為私蓄一入中國日夜觀經史因著重友論多格言所挾異寶不可縷數其最奇者有一天主圖四面觀之其日無不直射者又有自鳴鍾按時即有聲漏刻毫不爽有玻璃石一照目前即枯木顏垣皆現五色光一鐵絃琴其狀方不叩自鳴聲踰絲竹即

考之博古圖並無此製又方金一塊長尺許起之則層層可拔閱乃天主經也其囊若無長物偶需數百金頃刻可辦居數年人莫能窺其淺深瑪竇携前數寶走京師獻之今上而天祐猶番金陵若二生者非可以風塵中人目之也

洛伽山靈異

普陀洛伽山大士道場也山有两住持一曰大智一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真表不持僧律萬曆庚寅郡丞龍君德字往勘夜夢群生並訟真表罪惡旦日進僧衆曰若曹祝髮居名山乃作種々克悖法無報取蓮經火之令僧衆悉跨馬尋至寺後瞻礼如來甫及門忽兩髀病軟不可舉兩人掖之以入拜下陡發大熱扶入禪舍胸間關結痛楚不可忍昏憤中見沙門雲擁頃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治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畜官君

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某死矣。即有人送三石牛。齎官劄子到。君辭不受。大智亦力為誦經哀祈。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中。囚纍。並裸卧。龍君在焉。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是夕家僮于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鬢髻。手執幢蓋。遶君牀而過。僮驚起大呼。君病良已。夫真表之罪。以毀法。君之愆。以毀經。然毀經以翼法。猶有善趣也。向令他人犯此。則永墮阿鼻地獄矣。安望此哉。見屠絳真傳。

山東耕夫

山東有耕者。侵及鄰人之壠。鄰人與哄擊殺之。已抵罪。後一年。鄰有生子者。能言前世事。人怪而問故。曰。吾死後。見陰司。憫其悞斃。因命復生。曰。當為某人子。以二鬼送至鄰家房櫳外。見婦

人將產。曰。此即汝母。汝從顛門入。二鬼即出。不聞哭声。二鬼復入。視曰。逃矣。時吾匿柝下。鬼尋獲。復送入顛門。良久。吾生。其家門戶事盡知之。歷述說生平事。指示前所耕地。疆界具悉。前抵罪者。因訴于官。曰。吾殺人罪當死。今所殺者復生。吾可無死。不然則死者生矣。而生者復死。吾以死酬誰乎。有司召而問之。果如其言。罪雖不釋。良可怪也。因知吾人果四大強合。形有時而盡。而神則無所不之也。故得道者。逸形以育神。乃能久視。憲副車金具述之。

廟碑自豎

高安字志康。山陽人。以貢授南宮。知縣。卓有異政。邑南有刺史李冰祠。庭有穹碑。將仆。非百人不可挽。安以禱。雨至。祠祝曰。神如有靈。碑能自豎。當令祠宇一新。明日雷雨大作。田野霑足。碑

亦屹然自立因新其祠掘地得錢六十萬緡以供役事後累陞官至叅政

王可交成僊

王可交華亭人業耕釣一日掉舟入江忽見中流有彩舫載七道士遠聞有呼可交名者頃之舟相逼呼可交登舟一道曰好骨相合為僊一道與之二粟食之甘如飴命黃衣送上岸覓所乘舟不得乃在天台山瀑布寺前僧詰之可交曰今早離家蓋三月三日僧言九月九日已半年餘矣後絕穀住四明山不出

何烈女

何氏泗州人雖小家女容止端莊父早世母貧病無以存有夫婦僑寓泗上自言通州人詔母求女為介婦母不知其無子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淮浦誘以為娼一日番賈人逼女事

之女不勝忿佯許諾良久乃仰天大哭以刀自刎血流滿地時都憲張公聞其事即遣吏往案之至則夫婦并賈人已逸去隨命有司以禮葬之而女之寃竟未得伸已而天旱識者疑為女寃所致郡守楊公遂為表其墓果大雨三日乃止

瞽人復明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右目繼喪朦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卧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燎然異哉鉉性醇質雖權子母而貧不能償往焚券意者天其贊鉉使勉於善耶

悍婦

涇溪張氏族多懼內少宗伯午峯公之兄號一山者尤甚一日忤其婦逼之急匿房後樹上婦持竹竿驅下用鐵索繫之柱

宗伯公見之乃曰我將見嫂請釋兄握手低聲曰且慢待他性過此自放又二日被責潛逃隣寺婦竟追至寺一僧方酣卧婦不暇詳視竟以大杖擊僧張目曰小僧無罪何故亂打婦踉蹌而歸

負心報

丁某者戎籍也客遊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為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徃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為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事相舛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舟我輩何舟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為吾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甦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鏡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胞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盡出血流滿面觀者填道或問云汝既有寬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云赦書是隆慶改元赦書也

古刹慧林

崇德陸楫為太倉海防郡丞時有僧名慧林者談經吳門村中民婦環聽者甚夥一孀婦素佞佛誤以此僧有道行者製禪履餽之僧疑婦悅已次日乞齋于庭婦揮之出與齋僧大憾夜持刀踰垣而入驚群畜有聲婦令婢起視僧竟斬婢直入婦榻偏之婦毅然曰珍物任取我誓不失節僧見婦不可奪斬婦頭復踰垣而去三日戶閉寂無人聲隣家大駭啓門而入則婦與婢俱死矣適婦死之前一日有族伯索逋稅與婦隣疑伯之殺

婦也。訟于陸丞。陸拷之急。伯遂誣服。索其首不得。苛拷不已。伯
之女方十四。痛父受刑。苛而自縊。囑父斷已首以抵婦首。獻于
陸丞。時婦死已月餘。而女首淋漓若生。陸斫其故。伯不得已。以
實對。陸聞心悸。如有失。而悅見二女無首者。立于庭。遂病。夜夢
有神告曰。古刹慧林。陸不解。大書四字懸于門。偶一人解曰。古
刹者僧寺也。慧林乃僧名耳。陸聞。遍訪諸寺。果有慧林者。已逃
矣。遣捕密偵。獲于鎮江。僧謂捕者曰。余居楚時。殺女子五十輩。
未有知者。今以一婦人故而被獲。是我命也。捕者憇僧挾凶器。
遍搜淫婦首。悉之與俱。每興至。則熟視其淫暴如此。僧坐死。而
婦之伯始脫。蘇人為婦與女建雙烈祠。陸婿查愛佐與余友言。
甚悉。因詳紀之。以訂前集之贗。

泰和雷異

音陸怒也
恨也惡也

太倉王敬美先生於萬曆戊寅正月十七日。輜車過泰和。稍
卸舍。時雨電大作。震雷轟轟。俄頃。誼言縣之前。稠人中。獨挈一
人。置高土。擊死。次日。猶置道傍。可驗。其人匠者。而善偽金。人以
雷為得所罪云。雖海內大憨匪止一匠。然不能少息。而以蟄時
出擊。且擊又以通衢。獨挈而擊也。真宰不可爽夫。見春常集。

汪孝子救父

汪存歛東閩人。事父極孝。嘗隨父商歸舟。宿邑之汝灘。天未明。
父捨舟。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
父。果遇虎。山隙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不動。蓋存
孝所感云。汪子象談。

賸生

慈人王畫號少廣。有異才。中萬曆癸巳。會魁。與館選董父諱交。

中喜者庚子解元亦與館選革四歲時父疾革謂家人曰俟此
兒成名方可葬我後成春革以編脩歸葬父冬入京至張家
灣病劇見二青衣童子持寶幡迎之去進見閻羅王行賓主禮
閻羅命棠判者查革陽數判報曰未即送之還革至尸所從左
脇入覺脇痛不可忍遂復甦革謂妻曰予已見閻君幸復得活
願棄人間事從赤松羨門遊矣更其號曰騰生然不數日旋就
殞時年甫三十二余憾閻君既赦騰生還而不愆遺一二載豈
有餘于數者數日不可減而不足于數者畧刻不可增耶人謂
王君抱侈才親榮名而不獲以壽終不若老書生猶得皤于
首菴于頭也余謂王君誠畜于壽宇內知有王君矣彼皤七老
書生終與王君同盡耳而誰知之耶

英風紀異

番陽補闕胡公潤當勝國時有志天下嘗畫松番君廟壁而題
其上有九天風雨蒼龍骨之句高皇見而異之徵為督府都
事建文朝擢右補闕晉大理少卿靖難兵起公與方黃諸公
死之赤其族成及親友近秀水屠侍御疏以聞赦在戌者新安
程令君大書赦文榜邑門忽為羊角風搏入天際自午至申復
從空中落廳事前鄉人嗟異建祠祀之咏歌成帙題曰英風紀
異祝給舍云

因盜獲財

烏程潘內翰季子文陽萬曆戊子盜入寢室獲陽縛之用斧劈
其首攫千金而去將旦僕為解縛陽密語父曰縛我繩有清灰
氣時正製仙舫內翰至工所伴稱規制之佳給匠役領賞引之
入一棹即伏銀具在止失數金幽數日將送官群盜曰能貸死

愿輸重貲內翰佯諾押至数十里外荒塚中指一棺曰第啓視
及啓黃白燦然較前失浮數倍傍一人曰曩見十餘輩衣麻號
哭扶柩而來不意其貯金盜亦狡矣

蘭玻

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為贈一號芬喜張
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
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亦不覺其義後徐思蘭玻依然
東門王皮也

辨卓光祿父

仁和光祿丞卓明卿前刻藻林乃蒼溪濠上王貢士所編原名
五氏藻林中多缺畧明卿哀益之稱卓氏藻林蓋其書宏博沈
林珍之而較王氏刻則度越矣咸舍凌繕部亦有此本為占

刻其序乃宋子明孝廉為之刻子明集卓氏本削之矣
父諱賢生平業賈壽終于家前集悞云客死誌具王余州先生
續稿特正之

雩龍

萬曆戊子夏里寧波郡丞龍伯貞諱德孚者躬陟天井之極四
山如城一潭如壁迤北有洞深不可測水源出不可竭也衆僧
口誦經呪少選細烟自洞中起僧耳語龍且至張畧延之龍作
蛇身如繩飲杯中即以紗封其面載至天井易大盞以行數
里一易水忽有物如蛙斃于盞僧曰異哉此旱魃也龍歿之矣
抵暮捧盞入天寧寺明日易水龍蜿蜒出游中庭仰天作嗑吸
狀已覆置之盞中火雲四起又明日雨祈下至漏五下殿中
火光大作雷聲轟轟雨注如傾而龍隨已去封識宛然中庭有

遺蝦焉蓋示所取江河水云見汪司馬銘

乙卷
卿雲

寧波城西舊有大寶山卿大夫請之郡丞君德子欲復之時
曆辛卯九月二十六日龍君率陳大叅觀南屠儀部緝其董
步入後山徘徊矚眺龍君指點大寶山離立諸山中雲木疎秀
嘗作金銀氣鬱葱煙煨故名將築一菴禮大士相奤理清淨之
業語未畢卿雲起西北世界茫茫滌晶若在琉璃銀海中璀璨
中微露青天作鬱藍卯色咸謂龍君皈心竺乾佛本西教卿雲
適起西方此其符也見屠緝其紀

驅石

慈谿內江之南三板津梁下有石橫據廣計數丈首昂如龜名為
為龜石隨潮隱見舟行犯之輒碎溺者歲不可數記故又名厉
石人往之善之萬曆辛卯郡丞龍公德字慨然曰有利則具有
害則除余職也乃募勇力善沒者引繙維石夾輓轆兩舟拔之
三日不掉也而繙截裂如齧矣公愕然曰物必有馮則侮人
或者鬼物之所馮歟明日為告文投之水居人群語曰夜聞群
鬼號泣江干旦視之而石自浮公之治明州也拯患排難民甚
德之語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边境為之不害
信夫見楊大叅紀

婦人在鏡

江南魯思郎女一日將粧忽見一婦人在鏡中披髮徒跣抱一
嬰兒自是日日見之思郎自問其故云君女前身為建昌縣錄
事妻錄事娶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偶夫出君女殺我并此子
投之井中以石填之詐其夫云我帶子逃去今雖後身固當償

命女遂卒章季安談

蘇賊得活

隆慶三年間水西門外董百戶有女置別室偶一夕更餘女方刺綉有盜潛入匿几下女已睡而見之即呼婢曰吾欲于夫人處取線恐汝等不確故特書之然實以盜故告其父擁群僕入獲盜欲鳴之官女曰彼迫于飢寒耳何忍置之死地勸之再三父杖而釋之後女出嫁忽有大盜至其夫家將縛伊夫婦刃之內一人熟視曰此我活命主也遂以所掠者分給之而去夫婦俱得免異哉此女也卒然乘之而不驚膽何雄陽為不知而陰計之智何巧因縱而獲自全識何大即一盜猶知酬恩豈亦盜中之俠耶

人變虎

越有樵夫素無賴習術張天師門下三年張以其愚頑難授之秘遣之歸行時以一布囊與之囑曰使汝生平足食在此囊中開視之乃一虎皮并一符訣王如其法遂能變虎每早出暮返必獲羊豕無筭其妻固不知也心實疑之偶一日施其所往見于枯井內出虎皮將負而躍妻急紿其手不能化變為三足虎自是不復歸凡遇者呼其名則搖尾而去否則無不齧者萬曆乙未歲忽入一民家隘處共斃之商玄明談

虎變

予友江梅與談嘉靖末隴西一縣令之任適過山中風雨暴作聞鬱林中有誦經聲探之乃大士菴少息焉有一尼相迎年既少艾貌復傾城是夜令與之合歡甚不忍別遂與尼俱往畜髮為婦居數年生子三後歸復息此菴婦亦忘其往事從者見傍

有枯井開之中繫一虎皮取以進之令婦即負皮變虎自食三子令徘徊數日始去虎猶俟于道左號叫而別向使井不開則虎終為婦天下事固有不可曉者

車孝廉救表弟

會稽孝廉車應祥卒原居府山後偶表弟某某者來探其家適遇車之故僕曰欲見我主人乎當為引道某亦茫然相隨而去車見之駭曰吾弟曷至此乎某以實告涕泣求生車曰予獲典陰陽藉當為汝圖之及閱籍陽數尚有一紀車遂引見閻君白其事閻君冕旒端坐體甚嚴肅鬼判齊列刀戟森然某目不敢仰視足不能匍行車令二夜叉扶之亟歸時某暴死途中里人為買棺盛之將棄之際地棺內忽作聲開視之已甦矣起而備陳本末布傳越中南玄明談

劉尚賢

孝感縣民劉尚賢張明時二人比黨為友宴以利合醉則拍肩矢日願同生死常謂我等無錢把撮不見交誼異日倘富貴毋相忘偶夜行見火燐識其地掘之果是銀根蠹起如筭二人大喜謂宜具牲醴祭禱而後鑿取尚賢已毒盞中令明時服之明時亦置斧腰際乘醉擊尚賢死而不知毒發身亦死蓋二人豕腹俱欲獨有此物也二家妻子亦微知死故復往掘銀根絕遍畝地濯無跡二人蓋空死而其為義何義焉

羅雙泉

吉水羅雙泉循會試時亡其囊中屬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吾失褐

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為人士耶同舍生始遜謝不及

二十八宿

申屠徒芝城人少業儒不成賣卜糊口隆慶丁卯仲秋九日早有一人急叩扉曰今科二十八宿尚少一可速往徒披衣而去適提調官不飭挨仆者無筭斃者二十八人而卜者身烏大抵前數已定所云莫之為而為者非耶

覽崇

吳中一女子自池邊汲水歸卒遇美少年心動焉是夕少年至遂歡合往來數月女日就削弱命垂絕不得已而私以告隣媪曰試為女圖之至晚密伺床側以紅線數丈繫少年足及早見線入池中半留崖上令人用利鎗攢之得一大鼈重三十餘斤作踉蹌狀醫謂女必盡食之可免死女如其言果盡食之

遂愈異尚武談

豕崇

秦中巨室延師歐陽進傑誨其子傑夜坐館中忽有青衣婦涕泣告曰我本隣人妾夫出經年不歸嫡悍甚不能容願相隨焉傑曰館中斗室何以藏汝婦曰我當日去夜來君歸時當與偕往乃內焉為通宵歡但其口時有腥羶氣竊疑之後患病淹淹有似弱症傑益懼一夕復來傑以秤錘擊其左手婦號陶而去及早聞主人肆中一牡豕忽折前左足視之果錘傷也殺而棄之傑亦尋愈後中隆慶庚午榜官拜御史

俳優滑稽

戊午浙試一有力者以錢神買初場題中式主試者鑿園日得罪杭郡公郡公哂之徹棘後郡公宴主試密令優人刺之其日

演荆釵記無從發揮至承局寄書齣李成問足下何來局答曰
京城來成曰有新聞否曰閨白內款矣成曰舊聞曰貢方物矣
成曰何物曰一猪成曰猪何奇而貢之曰大不可言成曰驢大
乎曰不止成曰牛大乎曰不止成曰象大乎曰不止成曰大無
過此矣曰大不可言且無論其全体只猪頭猪腸猪蹄你道易
價幾何成曰多少曰只頭腸蹄亦賣千金成曰何人買得起曰
一收古董人家蓋指中式者董姓耳主試聞之赤頰不歡而罷
嗚呼主試者固通關節可刺矣向非優人滑稽郡公即欲刺之
安能曲盡形容之妙哉使主試臉顏喪氣而不敢發也優人亦
有古優孟優旃風乎

老嫗騙局

高曆戊子杭郡北門外居民某者年望六而喪妻有二子婦皆

天治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嫗立于其門自晨至午若有
期待而候不至者翁出入數次憐其久立命二子婦迎款詢其
故嫗曰吾子忤逆將訴之官期娘子同往以候不來腹且枵矣
子婦憐而飯之言論甚相愜至暮期者不來因留之宿一位旬
日凡子婦操作悉代其勞而女紅又且精妙子婦惟恐其去也
因勸翁曰嫗無夫而子不孝筑無所歸翁喪姑無耦蓋娶之
勸之甚力翁乃與之合焉又旬餘嫗之子與娘子始尋覓而來
拜跪老嫗委曲告罪嫗猶厲詈不已翁解之乃番飲其人即拜
翁為繼父喜母有所托也如此往來者三月一日嫗之孫來請
翁一門云已行聘嫗曰子婦來何容易也吾身翁及兩郎君來
耳往則醉而返又月餘其孫復來請云某日畢姻必求二位大
娘同來光輝子婦允其請且貸親友衣飾盛粧而往嫗子婦出

迎面色黃而似病者日將晡。姬子請兩子婦迎親。詰之曰：「鄉間風俗若是耳。」姬佯曰：「汝妻雖病，今日稱姑矣，何以自不往迎而勞二位乎？」其子曰：「規模不雅，無以取重。既來此，何惜一往？」姬乃許之。于是姬與其子婦及二子婦下船往迎。更餘且不返。姬子假出覘，孫又出覘，皆去矣。及天明，遍覓無踪。訪之房主，則云：「五六月前來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悵，而歸親友來取衣飾，乃傾貲償之。而二婦家來覓女，不得，訟之官。翁與二子因恨極，自盡。嗚呼！姬之計亦神矣。執誰其婦而殺三命，天必殛之矣。然無故而畱客，無媒而娶妻，翁亦有取死之道也。」

劉方燕巢

劉方才，姓女也。年十三，偽為男子，從父扶母喪，還鄉。父死于河，西務劉叟家，叟無子，遂為之子。曰：「劉方。」後叟復一人為子。

六避雉來從者曰：「劉青，叟死，二子皆讖，城方不從，青為燕詩以悟弟。」曰：「營巢燕双，雄辛苦營巢，始容若不尋，雌寄殼卵巢成，畢竟巢成空。方和曰：「營巢燕双，飛天設雌雄，事有期。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得雌，胡不知青見詩大疑，方以寔告。始知是女子，便欲合婚。方曰：「雖為自配，實亦天緣。須告三墳，會親友，庶不為野合。後之後，成巨族。號劉方三義云。夫劉方能詩，且淑慎，非若艷而稚者，人可挑也。此配豈云燕巢，宴五色文鴛隊矣。」

黃花晚香

慈人劉世龍，甫成進士，任南京刑曹，即疏諫。世廟言甚切直，廷杖一百二十棍，幾死獄中。夢神語曰：「汝善自愛，黃花晚節香，無憂斃耳。」後歸田三十年，不問家事，日以翰墨自娛。穆廟立，表其忠，畱尚寶司少卿。

白璫

時有一樵璫典縉紳飲諸縉紳方劇談而璫者不能寔一語仰見屋上烟籠葱起謬曰烏用佞諸縉紳聞之疑璫者誚已及移時復仰視曰烟太佞諸縉紳俱大笑疑遂釋

小團魚

深陽其任雲南定遠縣知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積有數萬金叔告縣密囑之曰追得若干願與平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鐵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狀得二萬而婦遂齎恨以死及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小團魚掛于床上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乃死五子七孫俱生此團魚疽以死止一孫僅免今亦無置錐之土矣

竹崇

正德四年春袁州府治內竹生花結米衆皆異之偶一道人冠黃服謁守者曰此飢饉之兆是年果大旱餓死者無筭及冬去其竹而嗣歲大熟人皆稱為竹崇

石爐下山

慈人劉平江諱志業中嘉靖乙丑進士生平故事漢書亭侯乃守漳州怪無壽亭廟偶蒞演武場視其地曠莽捐俸立廟成之一巨爐衆報其山有一石可為爐令工琢之而石大山峻數十人不能下公方躊躇越宿衆報石已在山足矣聞公之灵感類如此

節孝

江右一婦熊氏劉渭清妻也忽賊至家人悉奔時渭清方病劇

惟熊在旁賊掠其貲并擁出戶乃抱幼子偽隨賊行至李隆德塘置子于涯抱賊同投于水群黨救之不得皆斃焉及賊退子猶啼號隣人申慰憐而收育之長為武弁捕盜乃得前黨遂殺以祭母子節孝人共竒之

水母神異

山西榆次縣一貧婦孀居善事姑凡姑飲食非河水必不食而河去其家四五里每晨婦必往汲水供之無間寒暑如是者數年後一日取水歸半途為塵沙所污復往汲歸及門簷瓦忽墮桶中又慮不潔亟走河干有一老人問之婦以實告老人嘆曰孝哉婦也當有以濟汝吾有一皮鞭可置缸底旋起一二寸水即至婦試之果然姑疑婦之不汲而得水也潛偵其狀見缸底有鞭取而棄之時婦方櫛沐水忽湧至婦急坐缸上不止竟溺水死邑人立廟祀之遇水旱祈禱必應稱為水母娘

梅婦

貴池縣唐氏女適朱姓夫早卒婦事姑如禮而姑性克淫偶有富商投其舍姑與之通見婦貌悅之密以金賂姑利其有誨婦與之淫弗聽迫之弗從杖之至加炮烙身無完膚終拒焉姑以不孝訟于郡時通判毛玉亦以商人賂加婦以法觀者咸冤之欲婦言其故婦曰若爾妾幸全矣如陷姑以惡何然恐卒污其身遂縊死于梅樹下死三日神色不変人呼為梅婦隆慶三年事迄今寬尚未白嗚呼痛哉婦生不辰逢此厉姑而死必于梅豈以梅之清白芬烈可方其心節耶

虎神

平陽一山氓偶外出其婦往田間掇蔬為虎所噬母往呼婦虎

又噬之及氓歸莫知所在覓之見途中有血迹知被虎害遂持一斧隨迹入山中果得虎穴中有三虎子盡殺之須臾聞咆哮聲雄虎先以臀進氓盡力一斫飛奔遇雌者相齧不已遂俱斃氓亦力竭執斧立僵而死後衆人遂立祠為虎神以祀之是山竟絕虎患

雲異

正德間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則分為兩城人馬洶若攻城狀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滅之

搏虎善息

辰州山氓業彪者父子三人皆有異力善搏虎每晨必食米斗許肉十數斤頭頂鐵笠大足容身各持鎗斧重三十餘斤往來深山穷谷中雖足跡所不到處必入焉虎見其狀即驚走三人必追斃之後忽夢猛虎數百環遶咆哮覺而起視無所見如是者數次三人乃自省曰虎雖不仁吾必欲盡殺之母乃忍乎遂相誓不復搏虎俱以令終藉令心無止足未必不終填虎喙嗟乎彪父子可謂善息矣

狗姦

漳州紙賈行旅數年不返其妻性淫而貌實陋人莫與交不得已而甘心于畜犬臨合以布囊套其足後賈歸與妻同卧犬遂號咷齧賈首而斃隣里數知其狀嗚之官婦與犬同坐死每會審時見者無不切齒夫人雖至淫奚至不擇畜類天地大矣何所不有不書名姓者諱之也陸別駕親鞫其事與予言

宋翼還魂

宋翼會稽白米堰人一日無病死其魂竟走百家廟遇故友林

光驚曰汝何至此翼曰我夜卧但見青衣數輩以麻王命擒我
我故隨之而來今已來矣將若之何光曰麻王者我府中七殿
主也昨牌拘宋一非汝也汝可急返若一回頭必不生矣翼如
其言遂得活須臾聞里中宋一死則益信始之誤也迄今翼尚
存予友南玄明目覩者

阿寄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
牛季寡婦得寄一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蹉跎
老僕乃費吾蒸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牛馬若耶迺畫策
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則入
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謂寡婦曰主无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
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
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
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
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竊啓其篋无
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骸而已

沈司馬居

余家祖室素多鬼居者非貧即天象皆棄之余太父中憲公為
季子惟父兄所與不敢辭時家司馬方十歲一早過視居中書
舍突見青衣鬼數十輩相顧驚惶縮入墻壁間自此鬼遂滅後
嘉靖戊午春司馬夜讀館中甫登榻一冠服者揭幕凝視忽然
不見是歲司馬鄉薦聯登己未第繼此科甲磊磊太父享年九
十而子孫不下百人皆出一塊土信乎鬼焉能為人害哉蓋人
自惑之耳

孟夏異桂

慈人王福徵始為諸生時大困萬曆壬午春館于吳門自傷齒漸長游道多窘輒考輒歎奇無進取之望日夕抑鬱不得志時方四月見庭中桂樹私自祝曰王生今秋若有好信則桂可吐芳祝畢熟視良久桂芳果欣々漸吐明旦一枝大開王君心喜歸試是年果領鄉薦旋中壬辰進士

元宵現燈

樵李鄉民鄒一古好善喜施夫妻俱年七十餘家頗殷厚築室于東塔寺側以焚脩為業嘉靖甲子歲元旦沐浴更衣將詣城隍廟行香道經宣公橋微聞橋下私語甚切始以為舟人泊宿于此頃聞火光慘淡點々出沒于兩岸但見五六月人擁坐水上或披髮或擗臂或嬉笑或偶談一人曰某方聘玉惜嬌妻何一

人曰某方弄璋如幼子何一人曰童子無知亦懼此禍一人曰癸婦何罪且當其災一人曰真數如斯不必長嘆但元宵未至吾輩有夕番之悵耳一言細聽莫解所謂俄聞城樓鈴鐸聲衆人皆散入水去不知其何鬼舛祟也及上元節俗有慶賞例以二三十家為率構一小樓跨街上下羅珠翠飾錦綺燿煌照耀恍奪人目夜輪飲于中其餘又逐立彩棚一架合城男女長幼競賞為歡至十五昏時城中俄傳東門燈彩之盛有女樂美觀優劇逞鼓聞者爭往方出城所謂盛者絕無有見但一美人龍髻雲鬟纖腰侈體綽約于燈月光中又香藹襲人艷婢雲繞見者競逐甚至咲謔雜浪不下數百人而美人不以為意也擁至宣公橋西塊美人忽不見方在擠萃喧鬧時而諸人益騰沸忽已後有神人身長丈餘手持大斧厲聲潤步前曰莫咲々當

為吾斧一飽于是諸人一時驚走至春波門限又見一絳袍青面之神拍馬持鎗從東當路諸人無柰皆伏死樓門之下殆不可計其入水亡者又不下數十及撈屍皆兩兩相抱堅不能解甚至三人四人五六人而抱手者亦如之其門楹後又各有僵立死者人人顏色若生可異也哉自是嘉城放燈之例遂寢一書聞之嘆曰事固有數吾非曩者預有所聞亦幾不免此矣于是焚脩益堅

銅異

王司徒見峰公始為楚大中丞及晉職以太淑人壽歸見銅槓二在殿戟命冶人鎔之曰開府時物吾不以示子孫誨子孫盈冶人從事金躍于地判為二符其合如契視之狀若列仙若金母若鸞鶴若蓬島冶人驚詫以告縣大夫縣大夫圖之以告端

司徒曰意者天壽予母神告之耶金石象之耶大司丞郭志

獬孫報冤

有人畜一獬孫鳶飛下搏其子啖之獬孫哀鳴不食往厨中取肉戴頭上立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鳶為搏肉獬孫劈其翅而斃之見者大快

鑄銅化異

劉淑人者叅藩梁川公配虔奉大士其慈悲救濟一如普門品所說其誕辰偶鑄一銅器忽幻成菩薩像及樓閣峰壑異態精一之感貫金石通神明矣張公君為紀其事

歐陽烈女

歐陽女名全貞歐陽梧之長女許聘羅欽仰歲乙未梧授拓城學博携仰之任後梧奔喪歸舟次儀真仰墮水死貞年甫十四

未字驚號即欲赴水父母極力抱持次日仰浮水面貞撫屍慟哭欲自縊父母委曲諭止及殮貞自剪髮繫夫右臂以永久自誓葬畢即白父母往羅事其姑甚得姑懽後父起復補淳安論時姑亦死貞度不可留乃歸父母父母曰汝今更何望我為汝擇婿貞隨應曰昔夫殮時女有束髮纏其手肯開壙出女髮乃從命父母遂止江漢合流間有茲閨閣之秀凡氣迺變即再咏喬木可笑郭祭酒談

王主

林某閩人素豪俠不羈每燕姬刘氏睡枯囊納之資斧垂盡姬能茹苦甘貧逾時益不能支林將別業劝姬且歸姬誓死不從林不獲已別去商于嶺西姬悲咽死林聞不勝驚悼刻王主题刘氏之魂綴以斷腸曲語甚凄其時懷袖中每出以示人後挾

數十金復之嶺西涉江舟師故大盜殺之沉其屍時郡司理素知林狀夜夢婦人號啼而來若訴寃者翌日督吏大索得盜出王主焉尋起林屍于江盜論如法宗伯葉進卿談

王孝子

明州王伯化孝于親時島寇犯浙母康氏病不能行母勸伯曰吾度不能行矣兒第去徒恋我無益祇殄爾父嗣也伯化再三哀泣不肯去寇至將刃其母伯力抱母頸稽首請代寇憐而釋之母獲以壽終葉宗伯談

女淫男

馬瑚陳壽奴本小家女年十八已醮矣一日牖間忽生肉具自是每月望前為女望後為男其為男也能與女交初變時人尚不知數女為其所污既而事漸播郡守禁之獄驗之果如人言

以為妖崇不欲上聞杖而遣之祀去病談

顏公洞

雲南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
所開也其地兩山夾歧水從洞入洞口白石柱如玉垂水中闇
然莫測人莫敢進顏放舟燃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
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
何洞水出阿彌州下洞一龍仰俯于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
眼爪纖悉備具中洞獅象相峙于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
不可枚舉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桌圍種之色相宛然而鐘鼓
二石叩之聲且肖也入深觀音羊身面如傅粉唇若點硃頭挽
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
鑽花片壁即人間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躡踞相視若漁樵

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一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又尋安
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一株一則綠榦紅花之桃一則青榦
白花之李非若繪画于壁者也東吳王孟璿親覩

情死

萬曆丁酉吾鄉潘孝廉无癸言嗽溪一塾師子年近十四五與
同席學生情猶伉儷塾師將歸二人慮歡不終同縊死頃至白
門淮清橋二童亦以情密同溺死又臨溪長橋一婦姦而
鬻之遂與所私者黃昏時合抱以悅繫之滾橋下墮一
救後相期各縊死情欲之溺人至死不渝而
不惜也亦愚矣

誤解

會稽朱

因販茶以羨金

姻家遇詞客印證今古談及
矣又言馮婦則曰果是當時一美婦
東與村學究孫一經夏月納涼頃之雲翳
之曰夏雲多奇峰聞者腸斷

囚死出魂

隆慶初處州劇賊徐四十一繫武林將決素與一劊子
曰爾能脫我幸甚劊曰予安能脫爾也因懇之再三劊不得
給曰但臨刑我唱聲走爾當急走劊默咲癡奴乃爾及決劊果
唱囚魂急趨悠悠出城望富春去偶民家父死未殮魂輒
附之少頃甦焉身雖父而言語則囚也居恒每云城中有一故
人思未酬我必一往家人以其哀憊屢止之延半載許必欲
徒步入城至劊家已昏黑扃門矣囚大呼予在此劊驚曰此

四十一声音我已手刃矣何以至此囚啓門偵之囚一見驀介
地死劊密移別所後其家覓屍瘞之人死而魂不散往他附
摠之游魂耳若斯囚見劊而仆此以假遇真自漸滅矣浩老所
紀嵩橋還魂事信有之歟沈滅之談

飛閣流舟

衢州城西三層樓下臨衢水奉常王敬美公過之故人李君同
年張君以兩道御集樓上固請書匾為重公仰視其上
云飛閣流舟公匿咲不禁二君問故公謂此四字幸而
然為万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于安勝
君曰然則于安記乃流舟非流舟也蓋
為舟字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
文理二君亦大咲亟除之

雌甲辰絕對

唐小說有遺裴青公以槐癭者即

公偶及年甲庚云身公同是甲辰生公味

宋小說程文惠身龐相同戊子生程已貴龐

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文惠曰今日大戊子却

矣雌甲辰小戊子大是奇對可用為齊年故事

屠印姑

屠印姑者明州觀察公孫女生而端麗美好嫁同邑陸耿章
耿章淫克無行好博蕩共產盡多負博徒債以姑為質先以嬖
又許壽嘗姑逼身淫因而鬻姦姑執不從耿章誘脅之百端
又令壽強就姑以死力拒脫耿章大怒操巨槌擊姑極其楚
毒遍体為傷幽之別室臨衢路破壁短垣姑冬月衣破單衣

業枕塊局戶絕粒有身四月不勝諸苦胎死而身亦斃嗟乎男
死番香女死番名令女不能力忍其百苦而從夫于昏卒豈維
兩宗之羞腥穢東海矣屠儀部談

張解元

嘉禾張巽素無文名嘉靖戊午春偶夢神語曰成不成平不平
綠水灣頭問老僧及道試竟置劣等自郡城徒步歸過蕭寺以
懋焉有老僧捧茗進曰解元請茶巽忽憶前夢問曰此是
僧曰是綠水灣巽喜且疑本年果必解所云成不成平
的是戊午解元云是科有柴喬者其祖嘗夢人
分銀一大錠首張巽其孫柴喬身焉時
驗不踰年生孫遂名喬後果中張巽

男尼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來少尼作倡大建佛寺婦女群聚幾百餘人里有凌太守之弟擁蒼頭突至索少尼觀之尼峻拒再三不出乃大恚以言撼之尼不得已方出一見即令僕詬辱之祛其衣乃一雄尼群婦女一時驚惶逃避覓捕尼送官人人大快

償銀報

安吉州地浦灘一貧民負稅繫獄家僅畜一猪妻鬻之以抵稅竟得偽銀計無所出抱幼子將投水有徽商偶遇問其故甚憐之即出已銀代為完官夫因得脫然心疑婦之有他也乃携婦夜往徽人所獨令婦叩門謝之以偵其狀徽商聞婦人声輒曰汝是何人婦曰頃微惠脫吾夫特踵謝耳商曰我獨卧旅即豈可昏夜放汝入乎汝第歸無庸謝也婦曰吾夫同在此商即披衣下床未數步墻忽壓卧榻盡裂夫當生死緩急之際即所捐甚微而所全甚大且暮夜曾無睥睨陰德尤大不先不後脫茲巨測之災其、施報亦神巧矣

廉丐者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既行始覺返覓則有丐者守之即以投還曰命窮至此柰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為謝丐咲麾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耶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耶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丐者曰汝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矣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家眾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

之召丐畜于家後以婢配焉美哉乞丐饑寒迫身而為士君子之行不尤難乎吾故錄之為好義者勸惜逸其姓名耳

顧主事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其家往來如姻後餅家被仇嗾盜攀染下獄顧集眾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窮無以報願將弱息為公箕箒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復却還後餅家益寃鬻女子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於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也賴其商以女畜之嫁克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

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夫人乃備陳首末侍郎嘆曰此仁人也盍揚之以彰其德于是竟上其事 孝宗稱嘆不已命著令該部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樟柳神

文公長子奎從宦滁州時每一客遊客多異術能令鬼報事即俗所呼樟柳神者奎欲受其術客教令斷慾四旬乃設食于野外以夜同往客作法召鬼享以食鬼來無慮萬數如凡兩在驟奎驚甚幾喪魄客呼鬼名一一問之曰願從公子遊乎鬼言不願即去次至一鬼云願從客出小木偶人書鬼姓名及生年月日于其上以授文縫着衣領間晨起沃盥墮地而文不知也鬼奔訴客語文令拾之尋浴于地方禡衣又墮草間圉人削草

雜其中投馬食槽鬼復往訴云今必被馬噙死矣且言木君踈
脫如此我不顧從也客來誚讓令檢得之就奪去他日奎遊郊
外其僕書童者墜馬氣絕掖歸召客視之曰此魂出耳當為召
之索一鷄持至何地作法收其魂附鷄便昏仆携还及公署
門則鼓翼叫噪不肯入曰是有故也重攝僮魂于空中問之答
云某欲進去柰門神不肯放何于是設祭于門乃以鷄入帖之
不動以置僮身畔少頃即活

唐伯虎俚歌

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已者中禍黜歸行素
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為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
霜每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
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裡官多做不了官大
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
青草裡高低多少墳年々一半無人掃又題于香廟云白馬
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
寶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

蘇某忠孝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辨士往招降否即與約
戰開封府學生負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室二錠蘇至賊營賊禮
宴呼白大王者舟之談古今蘇響應无穷白敬服或云白即某
處薛御史以罪罷黜入賊為謀主云賊取人心食蘇食之賊
不服招而回戰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
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子官曰往

時弗却者為老母計今既生還而受此是以貨行非忠王事也
彭公嘆賞聞于 朝命下送國子監讀書以酬其勞惜乎徒揚
其姓而逸其名也

周中立祿命如神

周中立以祿命之說知名都下劉尚書纓為都御史時為逆瑾
所中下制獄事已白猶未復官造問休咎先以亡兒微命試之
中立曰此命大佳然厄于三十三能過此則善矣微沒之年正
如所云劉公心服之乃示以已命中立曰此大貴人目下
雖有憂厄然已出險就夷異時官至八座福履甚盛未可量也
時鄉人陸坦為禮部主事以公事被繫當坐重辟會有內援得
解命未下公方遣吏為詞其事因以坦庚申視之中立云此
亦貴人也但比日方有官事其憂甚大然亦解矣就可食祿數

年問何時曰不出今日中當有佳報適所遣吏跪白曰已有
旨陸止降外任公殊駭視日正中矣坦尋出為知縣稍遷郡倅
以卒刑部吳主事嘗從問命中立為寫一通授之吳以視囚入
獄二子尚幼戲水濱失足俱溺死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讎遂自
縊吳出獄方知往咎中立曰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中立曰吾固
言之矣第歸視吾書吳檢其書中有兩語云雙、燕子入池塘
紅粉佳人上画梁乃驚服

夏巫忍穢

鄉有小民夏某初為巫范舉人汝與戲謂曰汝初降神宜有異
異以示眾明旦吾握糖餌令汝啗之汝言而中則人信服矣巫
幸甚及明降神聚觀者甚眾范握狗矢謂之曰汝能知吾掌中
物乎巫咲曰糖餌范舒拳佯拜曰果神明也即以狗矢逼令吞

乙卷
二十八
之巫恐事泄遂忍穢啖盡范暴其受欺衆哄然而散

徐縉諱死不諱

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

谷大用問紗帽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時所至暴橫官負接見多遭撻辱雖方面亦有不免者然欲撻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畧不為意云到我必不受辱及大用过其地某入見大用仍喝問云云某答言老公公知縣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伍分白銀買來的太用一咲而罷竟無所加也某出人問之曰中官性屬陰一咲更不能作威矣是令智謀之士也記之俟

訪其姓名

金華猫

金華猫人家畜之三年後每于中宵蹲踞屋上仰口對月吸其精久而作怪入深山幽谷或佛殿文廟中為穴朝伏匿暮出見人逢婦則變美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于水中人飲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者來時如夢日漸成疾家人夜以青衣覆被上遲明視之若有毛必潛約獵徒牽數犬至家擒猫剥皮取肉以食病者方愈若男病而獲雌女病而獲雌則不可治矣人多為是遲疑至死者府學張教官有女年十八殊色也為怪所侵髮盡落後擒雌猫始瘳姑蘇王訓導王次子隨任亦罹此禍病數年還鄉得生今其地不敢畜黃猫以成精者多是類也

尹某西廂記

盧秀才化承家葑門其姻尹某嘗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數人
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即搬演每優人無異尹驚
呼盧弗聞也明旦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擊之入床頭而
沒冷得西廂記一本乃尹素所嗜者且觀且歌怠以為枕日夕
紙盡油矣廬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
遂時之火起旋熄廬有侍婢夜見空房中燈光熒熒書見嬰兒
卧地首像木偶而身如線一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于窓
隙窺婢一晚竟樓入房曰我僊人也迫舟合焉以餅食婢味似
鶯油飽三日弗餐衆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墻倒下有巨蛇意
其為妖也從是妖怪沓出乃迁去

黃河應夢

慈人劉尹鶴為諸生時館于橋李孝廉胡其父家夜夢鳴榔巨

汶所廼生平目未覩者俄而溺水幾不能出雲長公以刀提之
獲全醒時未解所謂後萬曆辛卯領鄉薦北上舟次黃河夜甫
沉睡而舟漏水溢見雲長公促之始驚覺已卧水中矣適同試
者過于側為解衣換舟得不溺時舟次與前夢中所見者境界
盡合于是始信吾人生平休咎原有定數而益見壽亭之靈無
在不顯赫矣

神龍現體

慈水之東有聖井潭者為神龍所居禱雨立應嘉靖初年慈邑
大旱士民惶懼邑令龍姓者布袍草履徒步斬荆棘捫蘿葛躡
險絕之上長跼數四神龍示光怪稍現其鬚邑令復拜求不已
神龍遂騰躍噴湫瀑霹靂火電大作邑令驚死而大雨旋數尺
邑民為令立祠春秋享祀不絕云

景德幽瀾傳

馮李嘉善縣有景德寺

寺獨立庭中或行吟窓外詰

然去矣衆比丘苦其將孽也符

旋避復來亦莫能蹤跡其處一日有胡

絕人叩其術能降魔伏鬼衆比丘喜以女子事請焉胡僧曰既

不媚人必非祟也試偵其狀而驅除之時霖雨初霽衆度夜必

至胡僧杖錫端坐至二更餘聞庭中有聲密于窓隙窺之果一

女子艷質雅粧從西北冉冉而出將至庭中回旋徐步對月長

吁胡僧從容唱曰窓外誰家女女曰堂中何處僧胡僧曰好敏

捷佳人女曰真風流長老胡僧急以鐵錫追擊中其肩即投入

地胡僧遂挿錫為識呼衆比丘掘視無所得至五六尺深惟清

泉一泓其潔可啖遂以石砌其傍立亭于上匾曰幽瀾

古鏡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

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撲之于地又見農家室戶

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歸于富室且談及

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

得之大喜奇饋其族人大學士安欲并得鏡以獻上乃移

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子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

始獲釋

因假得真

越有二生者讀書于鑑湖之充至寺一生巧而多智一生拙而

佞佛拙者每朝夕焚香懺于大士前欲求棘試七題巧者聞而

景德幽瀾傳

攜李嘉善縣有景德寺寺比丘每見一麗人月白風清之夕或獨立庭中或行吟窓外詰之從容對答笑語可掬若狎之則飄然去矣衆比丘苦其將孽也符驅之呪遣之甚至兵刃叱逐之旋避復來亦莫能蹤跡其處一日有胡僧過寺長身巨目勇力絕人叩其術能降魔伏鬼衆比丘喜以女子事請焉胡僧曰既不媚人必非祟也試偵其狀而驅除之時霖雨初霽衆度夜必至胡僧杖錫端坐至二更餘聞庭中有聲密于窓隙窺之果一女子艷質雅粧從西北冉冉而出將至庭中回旋徐步對月長吁胡僧從容唱曰窓外誰家女女曰堂中何處僧胡僧曰好敏捷佳人女曰真風流長老胡僧急以鐵錫追擊中其肩即投入地胡僧遂挿錫為識呼衆比丘掘視無所得至五六尺深惟清泉一泓其潔可啖遂以石砌其傍立亭于上匾曰幽瀾

古鏡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撲之于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歸于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奇饋其族人大學士安欲并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子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因假得真

越有二生者讀書于鑑湖之充至寺一生巧而多智一生拙而佞佛拙者每朝夕焚香懺于大士前欲求棘試七題巧者聞而

比丘每見一麗人月白風清之夕或
之從容對答笑語可掬若狎之則飄
軀之吮遣之甚至兵刃叱逐之
僧過寺長身巨目勇力

唯之一夕寫七題真香几下拙者忽見信為大士密誦遍採坊
刻佳者及諸名士密構者熟之及就試果出是題遂獲雋夫一
誠所感無微不應豈士有拙誠彼蓮花座上遂假乎于厚薄者
而顯其靈耶嗟乎巧為拙用信矣

古時人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即君已入室
笑其人白哲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載婦所欲隨
須即至婦更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如世夫婦矣問其姓名則曰
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以故人咸呼為古時人一日忽語
婦曰吾久婿若家不可不會若親與隣其婦難以治其曰若但
以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如其言諸親
隣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事至期肅賓以入則供張甚盛親

坐賓席古時人自坐主席凡安坐送湯皆如人禮弟聞其聲音
未見其形狀坐久則觥籌交錯謔浪相加衆賓歡極大醉乃罷
次日親隣以此訓請無不赴飲盡歡蓋人亦愛之忘其為怪矣
稍暇必過其家呼古時人與遊或有演神戲者古時人亦拉其
隣雜稠人中坐看但杌几必虛一人之坐以待古時人而人終
不見也坐稍燂則必呼曰汝坐太逼令我無坐處後數載忽流
涕語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
也汝好自愛尚當為汝儲五年糧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
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其婦亦歿焉為儲五年糧者亦預知
其期也張肅之謂是失謹吾公談

僧大乘幻術

中都僧緣果善幻其徒有髮僧曰大乘傳其術益詭異上無賴

狂誕常往人家，踞左席，極飲大啜，人多厭之。甚至驅逐，不為意。眾知其貧無家，故索欲以難之。大業許諾，及往，扉尚鎖，中空無人。群詬之，乃大業自外來，曰：失迎，主人罪也。開扉，肅眾入，尚無一物。第敲壁，壁門開，皆瓊樓璇閨，華筵極感，海陸之饌。姬人歌舞，妙麗，按節合樂，皆非人間有。眾疑身在幻中，又疑是仙，皆悔向者之侮之也。座有盛生、李生，目挑麗人，而欲所歡，曰：甚不如也。大業已心知之，曰：徵君所歡，至佐酒可乎？二生曰：何得有此已？而二姬皆至，歡笑如平生。酣醉夜深，復從壁門散去。二生即往二姬家，偵之。二姬方醒，各言昨夜與君在某家席上作何語，坐客某某，感所歡，首替一花，感陰摘之。此姬獨謂失花，感出袖中，眾始大愧。與仙人居，而視為庸劣，真無目也。競往邀款，絕迹矣。宋伯子談謂：緣果嘗與已期，當來京師，緣果蘊術而談理學，益莫測其為何如人也。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楊子曰：南浦男子張某，逆婦李小姑，至中途樟樹下，少憇，俄而起，昇夫覺輿倍重，相與目訝之。比抵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粧飾，即小姑兩身也。舉家大駭，里人觀者盈門。二女互相詬，彼指此為妖，此指彼為妖。小姑父母來，亦不能辨。其母曰：我女臂禿，上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有，聞之，即逮至公庭，隔訊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謂此乃野獸之妖，須用狗汁厭之。或謂張天師符能驅怪物，然用此二術終不能輸服。天地間有事異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古有之。城南樹精能識神仙，武王思妖妄不敢見，狄梁公欲治此，有伺難者。趙廣漢為京兆有男子，似此者。趙分幽兩處，各以十餘

人守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饑餓不能起一強健如初趙曰此妖也即欲置之昂獲忽烈風迅雷妖遂粉碎為塵土其真男子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至一百二十七歲乃坐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放而行之小姑當與麻姑並傳矣楊公黃郡侯蓉江也一女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故孔稱距為盜跖亦稱孔為盜丘蜀檄標為賊標標亦檄偽為賊偽橫口一時靈翳白日其為怪何如而獨於怪詫哉

狐子鬼兒怪兒

績溪黃令君十九言其里張公守雲南某郡有隸鬼兒怪兒事辛卯歲胡比部蓮奉述以語我曰張公守雲南時嗔二皂常不見且名鬼兒怪兒何不祥也掾以其故對咨問果然蓋其父農

人常夜行田間有狐拜月已化好女子且預以皮匿叢薄間農人皆見之倖為不見故與語拉歸以為小婦復陰於叢薄間取其皮別置之狐失皮遂不能化得婦其室七年生二子鬼怪是也然常有戚容農人以其父無他腸故調之曰憂失皮乎狐大駭苦哀慄索得皮着之即化狐躍去顧二子曰汝饑寒當於汝父始遇我地呼我自是呼母輒得物然不多故為隸而數往見嗔於守也

楊化寬獄案

楊化寬報往姚侍御羅浮面語御史大夫沈繼山予聞而識之然梗概耳今從侍御得其罪案一通因稍從其文悉識以見實際夫此既實則凡諸寬報附魂者何不實也曰于大郊即墨縣人狀招大郊本戶有與州右屯衛頂當祖軍一名徐守宗守宗

令本衛先存今故被大郊謀死楊化於萬曆二十一年月前來
討取軍裝宿大郊家陸續打討銀二兩捌錢本年月日楊化同
大郊趨野鰲山衛集在于衛城內尹三家飲酒大郊思得楊化
身邊有銀要行勒死故意用黃燒酒灌醉至日落時楊化沉醉
不能行走大郊扶化騎驢同往衛北石橋子溝哄楊化下驢稍
睡再行楊化依從下驢卧地大郊候至一更窺見無人不合將
楊化驢韉繩解下作扣當套楊化額項將帽塞口用脚踏面兩
手扯韉繩勒死隨於腰間搜劫前銀纏在自己腰內比大郊恐
天明有屍不便又不合隨將楊化屍用驢馱至海邊離本庄三
里許即丟海內當將前驢趕至黃舖舍漫坡棄撇纔回家前驢
失落無存至本年二月初八日已隔十二日楊化前屍被水仍
朝本社海邊比有本社保正于良等將情報李知縣查得海潮

死屍不知何處人氏何由落水難明除責令一面訪拏外李知
縣遂禱於本縣城隍神務期報應方顯靈祐本月十三日楊化
陰魂附大郊本戶于大水伊妻李氏身上方在碾米忽跌在
地良久口稱我是討軍裝楊化在鰲上集被大郊將黃燒酒灌
云云我恐大郊逃走官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還

氏二男二女等情比時于良等聽知報於
頭小甲等隨將大郊叫至李氏家兩相對
出我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肉洩恨
派隱匿隨自吐稱是實却不料這
當押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纏
於本家竈鍋煙籠內取出連賊
反要

到縣覆審李氏與大郊面質前情一
曾否同劫李氏吐稱並不相于正恐累
亦稱鬼神難昧委係自己將楊化勒死
為謀殺人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押大郊并親
屍所相驗得本屍云云本府看時楊化以邊
銀不滿三兩于大郊輒起毒心先之酒醉
又繼之驢馱丟屍海內彼以為葬魚腹求之無屍質
之誠已可安事而自語發微暖之奸禱克人之魄至於咬
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語發微暖之奸禱克人之魄至於咬
肉洩恨一語凜如斧鉞恐連累無干數言嚇然公平化可謂死
而靈、而真正不遂死而亡者孰謂人可謀移又可漏網哉該

縣禱神有應異政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一面鞠殺劫魂附情
真理合解審定奪督撫軍門孫評審蒙批楊化魂附訴冤面審
俱劇鎮人語誠為甚異仰按察司覆審詳報取問罪犯到府于
得水泣曰妻李氏久為楊化冤魂所附真性迷失夫有子弗乳母
子不免兩傷卑職喚至案前曲為開諭李氏猶然為化語怒叱
之曰爾冤
當依爾體骨何為脫閣人妻子可速去不然
則痛責汝復曰小的行矣李氏起走復令人拉之轉曰吾
叫楊化去李氏將何之復怒叱之如此回轉數次將欲刑之李
氏始仆地喚不應目瞑色變如死人潄水並其母附耳以乳名
呼之痛哭不已猶不醒但四体搖戰汗下如雨父始張目視曰
吾李家閨女何故在此業知其真魂返矣硃筆大書數字鎮之
令潄水扶出次日同知劉提審李氏涕泣不能出一語相應解

回免其再提

韓氏僧抄存

灤州有新守某公抵任過宿古庵中明月疎林見美婦欲前復却徘徊隱見公曰汝妖乎曰妾訴寃者乃歌曰韓氏抄存兩分了風流寃業因此上僧房淫媾先貪後殺空流血沉寃未雪悲咽推不過孤寃明月忽不見而哀音尚激林慙公味詞中義抄存必是寺僧也問果有逮而鞠治之僧即曰寃債不可逃也遂供出蓋婦居與隣因與通後婦悔欲絕而僧疑有他遂殺埋寺中矣掘屍貌如生以僧抵償姚侍御羅浮嘗見其獄詞

長洲民仇便

長洲彭華鄉民仇便小姓暴富與同里周之家有隙周田苗數十畝正垂穗而仇乘夜率衆盡拔去之明發周往視悵恨莫誰何予而歸遇一老問往南山路用指示之因問叟向來早若是曰是大異事昨暮過宿龍王廟至夜半神鬼走動喧呼聲漸近懼卧神案下避之已而燈化熒煌紅袍金僕兩兩來過廟神伏迎來者曰此地仇便拔用某田苗惡最深重奉上帝旨遣雷部施行仍禍其家廟神對曰已奏聞矣故一夜不睡來早也周驚不敢言向人述語如此皆晒其誕至七月便屋被雷擊破人始駭異尚謂禍止是亡何便死有三子復死其人家業瓦解顧朗執談便之厲人者小而自厲已極蓋苗為天生以養人之物不獨為周有也

夏桂洲相國

夏公為閣老時值上崇醮事內閣諸大臣皆道服而公獨服儒以是放歸節高身樂矣時與一豪民齒長者會飲豪民侮之

且欲踞其右曰汝既為朕與我等公慚忿故從中命復起而竟
讒死於相前邪正不兩立身既退即與野人爭席正可以自全
而復置是身俎上欲從東門黃犬何可得耶其曰姦臣在側岳
少保且不自免千古明鑑又其時諺曰夏往洲不知休晴時不
出屋直待雨淋頭嚴个溪好痴迷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
與來遲徐存齋慣使垂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来高字玄不要
錢一心直要柱

御史大夫吳公

爭柔東君不見憐風刺犁然矣

御史大夫吳公時來以諫議奏劾分宜父子奸貪誤國語太激
世廟太怒廷鞫問是誰所使曰為孔子孟子所使又問此何語
曰孔子教臣為臣當如此是其所使也天顏少霽得釋戍邊地
詔復職李維寅談

新刻續耳譚

二卷

棺異

魚遊沸油

童子遺精

徐爵爵

婦人食屍

姑姦媳

語讖

神祟

憲使為閻君

樹異

殺姦

烈婦

沈氏火異

東嶽戲夢

章選部父

辟支幻化

莒城狐異

紹興賣卜人

蔡廣文夢

水湧

閔仲升辨冤

地湧白蓮

溺文報

沈祥卿存孤

呂真人

夢報大魁

岑方善奕

冥器偶人

雲長救張母

金丹活人

薛素素

虎噬淫僧

產蛇

越婦丹青

歐陽德父

貞妾

鳥報

再世狀元

岳武穆後身

舉子包眼

汪一清

王尚義

因妾自縊

竒扁

魂交

瘞鷲

程烈婦

法定

徽賈德報

大頸魔

項三救婦

餐狗道人

驟鬼

殺猴報

劉備屍解

楊濂夫詩

戚編脩

袁忠徹神鑒

李孜省

陳枚符水

木元經竒會傳

武侯遺制

李真一

彭公燬祠

王老遊鄴都

朱某遇死妹

偶然狀元

狀元巧對

枯楊怪

蛇案

假雷公

節婦妖僧

陳公迂介

陳嗣吟詩

李陸善謔

胡顧不妄祖

鶯聲鴈影

荆釵記辨

蔡西圃誅檜詩

周八尺

陳鬲子

孔公報德

陸公不淫

鄭公正直

王文恪題純陽渡海

盧衛史非朱子

范昌自嘆

陳公錯誤

兄弟食梅

續耳譚

李言

烏程沈奇

沈垣

全撰

撫東戴君賜

叅訂

繡谷唐伯成

校梓

棺異

性聞邊城有小棺數十具啓之皆紗帽紅袍以為異說頗不甚信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云向在甘州以輯城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斲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鬚髻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眾喧然遂止不復發為祭文掩而葬之竟不知是何物又不知何緣得葬城土之內

人云涼州亦同時有之。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狐能靈異于生時。豈其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益不可解也。王奉常談。

魚游沸油

嘗見一戲術者以線繫一小金魚。游百沸油中。出之入水。猶能活。後偶閱抱朴子云。礬石一把。納活魚口。與無藥者俱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其啣藥者。浮戲澆澗不死。無藥者已就糜爛。則此方在晉時已傳。礬石所在有之。何必萬里外耶。王奉常談。

童子遺精

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為交構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王敬美先生談。

徐爵爵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戾。握縉紳進退權。得罪宗社。為大未敗。半歲前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肉。日奉佛施棺。已而難作。予為神既許之。延矣。柰何不免。或謂朝貴延爵。致酒強使食肉。爵不得已始嘗一齋。因遂不守。夫爵因緣為奸。罪實迷天。善念乍萌。而中止。天實使之不終也。王敬美談。

婦人食屍

吳江一婦人病狂。走一郡城。遍覓死屍食之。將取腸胃。臭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餚饌。不逮也。日食屍不可計數。兒童群逐之。官為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王敬美談。

姑姦媳

姑蘇老人耿志者染病月餘其媳侍奉湯藥旦夕惟謹翁病尋愈姑疑翁之有私于媳也夜乘子出戴翁帽服輕至媳卧榻調之媳大詬罵剝破其面遂披衣徒步還家訴父母曰翁忍為獸行我已破其面矣潛自縊死詰旦父至婿家翁儼然出迎而面無毫損父大駭密語翁曰吾女昨暮歸言翁之不仁破其面已自縊死而翁面無傷何也翁沉吟曰是矣是矣怪予婦之稱疾不起也至榻呼之則以被蒙頭而拒翁翁挽之起面無完膚矣訟之官竟斃于獄萬曆壬辰年事

語職

義烏諸生文仲宣嫻雅工文萬曆庚子臨試夢人語曰汝今年未中後必中探花婦戲曰不是探花莫非貪花不滿三十文曰無妨我今已三十矣是年十一月間忽與婦忤持刀自刎母苦勸乃擲刀于地一仆不起死之明日即渠初度三十止缺一日識亦巧矣

神崇

山陰徐言周為諸生時家有五顯神時時作祟每公出輒暈其配有時致白鏹或金簪墜錯落于前公入神輒驚曰將軍來矣一時竄匿所携物亦都無有或曰無故自移或火光閃爍而不焚公具牲醴為文禱于城隍崇遂滅後公舉進士備兵劇中征徭賊奏功稱將軍者神可知矣

憲使為閻君

宋方麓侍御令德清時嘗云川中某憲使公平生耿直肩輿過深山巒嶂幽異倏見崖側有鄧都二大字雙扉儼然公自下叩

扉忽大闕層閣森嚴公縱身入騶從止于外僅二卒隨之又至一門二卒亦不深入公將登皆有冕旒緋袍者九人出延公曰吾聞君十殿今止九何也衆曰虛席俟君耳頃之治具氣色不似人間公疑訝未食傍一青衣似其家故僕低語公曰食此不復可出矣公卒不食臨別九人者叮嚀曰某月某日候君來公自是急治後事屆期沐浴更衣與家人別坐堂上語人曰迎我者向外若拱揖狀目遂瞑但聞空中異香經時不絕

樹異

余于萬曆己亥歲至南康縣治一樟樹大十數圍不知植自何年扶蘇蔽天冬月葉盡脫獨東向一小枝葉轉茂至夏遍樹皆蟲食此枝枝依然獨存詢之士人皆莫曉其故或曰東向近陽故無害然東向密叢中惟此不凋亦異矣樹下有七姑祠豈神物所憑歟庚子冬見金陵國子監右向上一枝獨茂又天地壇左亦一枝葉存屈曲如虬龍又北向者俟知者辨之

殺姦

浙省貢院旁皮工趙二妻與鶴橋周本號臭臘肉者姦有日趙未知也其友申珙知之以告且授以刀令捕殺之萬曆戊戌年間本泛西湖珙趨語趙二曰斯人頃在湖上夕歸或往汝家吾與汝踪跡之可殺也趙如其言二人同候于途本偶為他友邀去不至珙語趙曰我盍往汝家探之至則寂然無人珙叱其婦曰何物淫穢死頃刻矣汝知我與若夫厚乎我第言可貸汝死汝從我否婦懼從之趙踵至得姦狀即舉刀斫之乃珙也大驚旋斫其妻夫珙始勸趙殺周或激于意氣乃乘周不至潛肆淫逼負友甚矣周倖脫死珙之死蓋天意哉

烈婦

鄧氏臨江新淦人秀才曾景昭妻嘉靖二十九年冬曾晝被盜
鄧氏扶姑携子走盜得之盡出所有求脫姑子盜仍繫鄧脛迫
之行至牛尾洲欲汚之鄧厲罵攘臂擊盜盜怒斷其脛死後人
常見死所有黑氣如車輪事聞旌表歐陽文莊公銘其墓

沈氏火異

西吳竹溪沈司馬子季和遷居未久時有火發或牀或几或楹
或廡日凡數次舉家驚惶司馬父子獨怡然自樂延半月餘不
止司馬公具牲醴享城隍神于郡家即聞異香細縕明午有新
買小婢舉火偶為人窺見鞠之蓋緣其家近主舊址得離此則
歸有期耳若斯婢者以為無知則惡念何以萌以為有知則惡
計何以拙輒試而輒不獲逞非有神力呵護不至此矣婢名牙

英年十二萬曆戊戌七月事

東嶽戲夢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允以夢祈者應如響巴中有父子同
應鄉試者禱于嶽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棗三孺人可矣二人
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于河問之曰秦棗三孺人者為
誰其婦張目咤曰汝奚問為蓋此婦與邑少年秦棗三狎故有
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也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
誰中其婦罵曰錯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異我嶽神倘亦
戲言出于思者乎

章選部父

德清章選部无禮父少槐素以孝聞无禮初令莆圻父同至莆
適太夫人誕辰逼兼程而歸涉太湖風發舟溺蓋誕前一日也

所月後元禮遣奴偵歸狀家始倉惶計途中有他故元禮弟叔
連覓至湖濱僉云前有香舟覆沒浮五屍其一瞿貌脩鬣衣綺
者地方某以為必巨家人具棺殮之日久棺毀叔連往驗之僅
存枯骸中有連齒可辨叔連往叩其家出一扇蓋蕭太史書贈
其父曩殮時得自袖中者即易衣棺貯焉萬曆辛巳年事人生
倫短固有定數沒巨浸中復獲歸骨故丘蓋亦竒矣人以為孝
成所致云

辟支幻化

貴竹一僧貌瞿骨立日募化長堦自言將裝三金佛日隨所入
多寡輒易酒食縱得四五金必具其膳以盡為度所不下百
餘金眾共叱曰爾賺人金博一飽耶相與凌之曰姑俟三日
後不裝惟諸君命是夕闔戶僧獨居明日一佛遍體堆金眾大
駭又明日一佛堆金眾詰僧曰何物無賴為口腹而愚弄人必
有幻術惑世若能白日裝佛則已不爾當執送官僧曰此特易
耳若曹于午後各頂香合掌長跪以供我試裝之眾如僧言畢
集觀者數千人僧望佛一唾遍體皆金較前佛更覺光彩料然
即臍內出火須臾圓寂時一行脚僧曰此辟支佛幻形乃知佛
身廣開善門曲為接引蓋特示變化神通以堅向善者也

莒城狐異

城北門泰和坊徐氏女足不踰閤外一夕月色微明見美男
子年可十七八冉冉而來時門已扃從窻隙謂女曰如此月明
能出步否女以為盜恐懼不敢發聲但鐫窻少頃忽立女前不
知從何入也女遂迷眩口作呻吟聲家人驚呼男遂去自後每
夕凌逼多方禳解不止暮乃徧集隣姬十餘人擁女圍坐拋石

揚砂終夜不止將旦各覓鞋不得或枕下或牀上或草間或灰底潛藏不一將為炊餉隣媪炊忽變黑不敢食富陽有宋相公善除妖子孫世傳一人得祖術其家迎至結壇禹步噴水有童子伏屋角聶需不敢下焚一符童忽墮行地上如飛又焚一符以漸縮以劍揮之乃小狐也即火之怪遂滅此萬曆癸巳年事又巳亥歲城外朱洪村史氏子獨居一室嘗注意隣女而不可得忽夕有女絕艷者來就史視之真隣女也女曰辱相念不靳陋質乘父母出自薦于君史狂喜不禁竟諧配匹而去每數夕一至允珍具佳菓等惟史所欲咄嗟而具越半載許史形漸稿衆詰之終不吐實乃夜就寢所密覘之見青火熒熒不踰數尺乃大驚知為妖物所憑遷之別室為納婦即隣女合卺之夕妖亦至兩女體質毫無辨別次日語父母乃請宋相公孫來至武林北關即書符焚之其家已見紙錢飛逸庭中弟聞啾啾有聲及到家符凡三四焚寂然無見即披髮誦呪又合眸靜息少頃即持符向後荒園大樹下焚之命掘土見一巨狐死穴中觀者如堵皆茗事之近者故並紀之

紹興賣卜人

隆慶庚午紹興太守姬方娘太守出一人衝道縛至府叱曰汝業何事曰賣卜太守曰我夫人有娠弄璋乎弄瓦乎試為卜其人俗子莫曉何謂漫應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責逐之未幾偶雙生一子一女太守遂大奇其術禮而敬之卜人名遂著張汝為談

蔡盾文夢

江西貴溪廣文蔡紹襄萬曆庚子秋因就試入省舟次瑞洪見

樟樹大十餘圍內有荒祠，襄徘徊久之。是夕夢于樹傍，與神相揖讓。神曰：公中江和榜，俄有群儒生突出，若相角狀。神語襄曰：汝不必與爭，可隨後去。襄數之得七十三人，覺而大異。至省即牒藩司查應舉姓名，見鄱陽有江和徧訪，得見遂與同寓。致慰焉。及放榜，江和擢第一，襄擢七十四名，果隨七十二人。後毫

不彙云。

水湧
高曆丁酉八月，其中水忽沸，湧平地頓高丈餘。俄頃即平，三百里外皆然，竟不知何怪也。

閔仲升辨冤

邵武守閔仲升令安城時，鄉民陳志與鄒選一連楹而居，偶有隙將陷之。高曆辛巳五月，選一以販粟大為市人王秀之所辱。志密操利器伺于要路，殺秀之，移屍從已垣下，暗窆一穴，密廢于選一家。次日告選一殺人，且云屍現壅其家，閉遣丞往驗之。竟從選一家得屍，閉疑之，因自往埋屍處，有土蓋穴，命剝去見浮土，一路通陳志家，知志所殺而以陷選一也。因坐志死，于是選一之冤得白。陳志之計似巧而愚，向非仲升明察秋毫，選一幾不免矣。

地湧白蓮

妙嚴菴萬曆乙未十二月，有遊僧自言從普陀來，掛錫菴坐蒲團，誦經佛座下。乾土忽生白蓮十餘本，踰八日方華。十三日坐龕中，合掌向西和南者再，目遂瞑，吐火自焚。望龕人萬計，徐堦方談。

稱申封其口萬曆甲午夏復產女溺之將啓桶忽一小
躍出纏其三股牢不可解昂首啐其腹母與蛇皆斃恒情
者雖途人必力援之而數女皆由已一人而溺土其骨肉
幸宜矣

沈祥卿存孤

嘉定龔尚書孫娶同里沈祥卿女夫婦皆蚤世生子敏卿當敏
卿時尚書公業衰矣諸豪奴弄其子乾沒其資無算敏卿為諸
生憤其家不振日與婦拮据治生諸豪奴心已不便思有以中
之會婦病卒子錫爵方在乳敏卿益按籍可求諸豪奴計窮伺
敏卿夜宿田舍計殺之且索孤兒僕李松獨心憐之顧力不能
抗欲抱匿他所念遠近無可托乃走教十里挈而之祥卿祥卿

收撫之是時敏卿好友族無不盡力白所司逮捕
不可得則促遊邀者以計悉焚殺之龔氏孤已失月餘矣後稍
稍知之祥卿為謝諸君曰諸君幸為龔氏復讐然業已散盡兒
幼未可歸于是錫爵偕其僕松竟育祥卿所漸長則延師教之
已又為聘于名族比弱冠學有成矣祥卿曰是不可令龔氏久
廢蒸肅乃遣之歸亡何祥卿卒又若干年而錫爵舉進士僕松
者尚無恙祥卿僅一幼子今亦養龔君所夫春秋時嬰拊以存

書至漢史所稱獨行率多毀身存義以為文士
知事古今有心人多有之何可誣也若龔
瓜遠矣

士以筋針其股曰回心

土未堪興談

遂以粒藥投于竅中
皂角復生枝葉敷榮王香疾

西湖三橋之南立祠肝饗神甚靈感凡祈夢者
驗嘉靖丁卯東杭有鄉民適于官計不知所出往叩于
夜夢小鼠戴一笠未解復叩之公夢曰明晨有羅孝廉以紅
氈晨囊而來此春闈狀元汝可預報即以夢叩自明矣鄉民如
公肯候于途時會稽羅萬化以祈夢至果以紅氈果其裝鄉民
即長跼請曰相公得非羅姓否萬化怪而詰之鄉民曰相公果
姓羅則來春必大魁神已有肯不必再祈矣第小人有夢惟相
公占之羅曰鼠戴笠帽乃一竄字汝宜逃矣羅心甚喜不宿歸

旌中戊辰狀元

岑方善奕

姚江岑小峯素善奕偶步月園林遙見二僊姬對奕笑語泠泠
岑就視局終僊姬不復見尋畫一枰于幕項卧想局機遂擅勝
場遊永嘉見十一歲小兒當局岑視良久駭曰此兒五六年後
我上岑又之燕日遊公卿間聲籍籍起忽哄傳新至方生
大岑往較甫數着岑猛省曰子非曩時永嘉對局小兒
然竟日兩奕岑兩負遂嘔血而死方自此名動天

為冥器如騶從狀匠役囑旁
言月滿傲兀者偶出其室

冠持戈戟者若搏擊
見次日具牲醴遣之又歛匠
覓一在竹罩上一在薰籠下一在被底悉取焚
所寄久而成祟自然之理矧面目膚髮肖人者乎

雲長救張母

嘉靖壬辰山東平度張縣丞妻隨第三子秀才異居偶夜半為
眾鬼由牕孔中擡出中途見里人劉積者夜偶出門張妻號泣
求救積不應閉門而去至村外將棄諸水火中值武安王過眾
鬼狼狽跪伏馬前王叱之曰早還老嫗干故處遲則斬之眾鬼
誤送張母于長子家其門取工閉王以刀指之門自開嫗甦而泣
長子起視相顧駭愕好事者急往問劉積積云夜見黑氣如
洶洶而來令人毛髮竦然趨而避之

金丹活人

嘉靖壬子燕南饑饉病疫劇不可治猗氏令賈一鶚父閉目絕
食七日一夕其言曰關王以金丹一粒活我也吾生矣頃飲水
即汗而愈既而母亦疫且葦亦得丹愈如前一鄂舍京即夢神
結天下一人四大書儼然王所授也寤而問爻正陽門祠解曰
前三三與後三三及鄉會名第前後皆九數果驗云

薛素素

京師名妓薛素素體貌脩妍妙擅諸伎最奇者能反手持弓逆
發二丸先發者過後丸立碎觀者驚服以為由基宜僚合為一
人也又善賦詩喜與騷人墨士往還萬曆戊戌嘗集唐律十首

書素篋贈茗中吳允兆湊合天然書更道逸允兆時出示人予目觀之

虎噬淫僧

楚南滑白馬寺僧窺見戍人張武妻妍艷一夕乘武醉歸僧破之道上婦晝夜撫其屍號哭絕食者七日幾死母強勸勉食水飯時嚙其棺成穴及葬力以身殉母挽之而出遂不肯歸廬墓而居惟一弟與婢隨焉一夕僧乘其弟歸往睥睨之婦大叱僧抽刃斷其首婢窳方覺又欲淫其婢婢詬詈僧并婢刃之潛埋廬側無人知之一日僧往檀越家道經其地有虎噬僧躡伏地上以足剗地怒號不已須臾虎去里人見穴中二髑髏各具襯殮之為建祠其上以婢附焉隆慶壬申年事羅田雜談

產蛇

勾吳沈孝蕙妾娠十四月楚痛不可忍忽二物從臍中出首尾俱蛇而背腰如人形母尋斃二蛇不知所之昔甯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時葬有大蛇至葬所以頭擊柩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事載正史按人生蛇已怪異不足信而蛇集葬所尤異前二蛇災其母此孝其母物類固不

越婦丹青

會稽傳氏女名道坤者貌麗而慧幼習丹青同郡范大學初議婚惑日者言竟娶他姓不踰年絃斷將再娶而傳尚未字大學君曰豈赤繩繫定留待我耶遂續前議居一二載傳絕不露丹青後元夕張燈街衢燈帶偶失繪衆倉皇覓善手傳聞援筆繪之觀者競賞自此伎倆漸逞尤工山水即唐宋名画臨摹逼真大都筆意清灑神色飛動咸比之曹夫人落款或范傳或道坤

好事者爭構之。然非妯娌親洽，展轉相免，終不得也。筆墨褚所
以四婢典之，時不停肘。太學君惟研膏拂箋，嘖嘖從史而已。予
友沈季和得數幅，甚珍之。

歐陽德父

歐陽文莊公德泰和人，父三十喪偶，無嗣。一日病死，其弟具棺
殮之，寄于隣寺。父赴冥司，見閻王，閻王云：汝壽應七十有一歲，
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陽世，于是以手拍棺，寺僧聞之，
倉惶走報，其弟為之發棺，生矣。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
年七十有一始卒。

貞妾

瑞州劉孝廉文光，嘉靖己丑與同里康進上春官，康從老嫗買
妾，偽指劉君曰：娶汝，劉君也。女即拜劉，劉辭謝，明日老嫗詣
講婚，劉曰：娶妾者康也，非我也。嫗歸語女，女誓曰：吾既拜劉，業
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
娶女，矢無他適。劉遂納聘，辭赴南雍，酌酒為別，贈詩曰：玉手織
纖捧玉杯，僊郎南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裡
梅。後文光謁選北上，遂納舉二子，俱登第，開水部談。

烏報

福州陳魯年十五喪父，廬于墓，有黑鳥如鴛鴦，所搏投其懷，
魯以衣蔽之，得免。分羹糝以蓄之，里有富民得，心疾，求烏肉，
魯不可，曰：始固活之，今以財棄之，猶不救也。養之一年，毛羽成，
乃以絲線結其羽，縱之去，鳥迴翔鳴咽，乃入雲表。既十年，其世
父為山東尹，坐誣謫戍，因喪其明，魯往視之，世父曰：兒來甚善，
然此轄戎者，嚴急有一餘丁，必令操習，兒不得歸矣。匆匆與貲

遂行途中以姑布子卿術自濟至僊霞關雪甚迷不知道腹又餒自分死矣須臾一黑鳥盤旋不已魯祝之曰果吾所養當前導否則去鳥立展翅若聽許者引行三十餘里夜分始逢一舖禁不能言以手擊門主人出疑為鬼物掖之入曰人也圍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曰福州有陳魯孝子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子捧魚首笑曰子何以至此吾汝父執也因告與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鳥翅綵尚在因嘆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

再世狀元

昆陵孫狀元繼臯將誕父夢戴冠緋袍者入室詢之曰吾唐皇也今居爾家矣是夕生公因名繼臯唐係正德甲戌狀元公亦以萬曆甲戌擢狀元云

岳武穆後身

鳳陽徐公鵬舉未生時母夫人祈夢夢神云岳武穆生為不槍讒阻今降生汝家安享高貴功名七十餘年既生視背上有黑痣一片如武穆所刺精忠字因襲武穆字名鵬舉後以開國功封魏國公七十餘齡始卒

舉子包眼

萬曆丁酉楚士周懋伯試番都仲秋八日懋伯子欲送父入闈夜半懋伯起其子熟卧不知及父出子猶卧未覺父疑有疾就呼之子曰兒夢入棘闈見諸舉子紛紛皆以白帕包眼其不包者無幾父曰汝見何人不包曰王某劉某不包父曰我包否曰父亦包也父曰果爾則落選必矣竟不終場而止是年王劉皆得雋壬午科湖廣同考試官某將閱卷夢數人持紅紗罩跪白

曰請老爺上罩及畢事又夢前數人曰請老爺去罩將所取卷覆閱亦平平耳場事信有鬼神非徒據楮上空言而已矣鄰廣丈談

汪一清

漳之鎮海有汪一清者嘉靖辛酉廣東張連倡亂犯漳郡諸城汪以諸生為所獲已而賊執一婦人至汪視之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此吾妹氏請無污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若曹何利焉賊因并汪與婦人閉置一空室中昏夕相對凡匝月始贖歸

王尚義

王尚義諱芳太倉人嘗訪友人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延槐病卧旅舍與之語而嘆曰奇士奇士胡自困頓塵土乎移至寓所時其餓飽寒煖而將護之明春携與同舟南還夜夢生墮橋下拯之不得晨起焚香誦呪為生祈請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瓷缶親為滌除所需藥物果餌無不備生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至潤州易輕舸欲到姑蘇就醫調治次呂城而病革涕泣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極言脫而逝雙眸炯然芳曰古今旦暮孰為彭殤仲津達士胡為怛化摩其眶而不瞑乃舉其手枕之于股附膺而言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如君有四弟兩兒親養有托母更戚戚也生喉間若然有聲目乃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覺也抵虎丘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而訃其家逾月而父至于時環寺門觀者咸嘖嘖嘆曰不意今人中復得古人有蘇蘇墮涕論者曰昔郭仲祥負吳保安之骨歸

葬故丘范巨卿夢張元伯之喪素服追挽彼皆父要猶響千載
齒頰乃若王君之于費生萍水相逢遂成死友千里維持半塘
輓送其艱辛飢餓雖至親猶難名為尚義豈虛也哉

因妾自縊

徽人有賈于山東者妻性鯁直中年無子勸其夫買妾妾至而
寘之別室令夫往妾所其夫甫去而即高聲喝曰忍不得忍不
得夫不得已止妻所次晚謂夫曰別室吾不能其令設床于予
床之裏而從予身上過去即可矣夫如其言又呼曰忍不得忍
不得夫不得已復止次晚又謂夫曰各床吾不能其令同床可
矣夫如其言將與妾歡又呼曰忍不得忍不得夫不得已復止
明日責其妻曰吾為嗣而買妾且所以得買者唯子之命今子
分乃為毒半妻三思謂夫曰予在則終不能忍又不欲以
上人之故而絕君之子嗣也遂自縊而死休寧友人汪子來
與予談

奇扁

江右古諭前大山好奇士也名其堂曰堂堂軒曰軒軒亭
曰亭亭亭一日邀陳侍郎徧歷亭館至一洞陳戲之曰此何不
名洞洞洞蕭為不懌劉太史談

魂交

萬曆戊子秋太末士人王舜賢由赴試入省偶偕三友行經孤
山島中將夕遇一處門徑瀟灑一少姬立幌下姿態妍麗四人
方注目姬亦不驚訝歛袂延入詰其姓氏姬曰妾姜麗華也父
母俱歿托身于人妾遠遊未還妾僑寓于此六年矣作伴者
惟隣家媪耳四人神魄俱蕩將治具怡情姬曰妾忝為主何敢

西右諭
養

重煩執事頃以片瓦擲隔垣一媪即至姬曰第為我治榼吾自有佳醞在須臾酒饋悉具三友皆劇飲酪酏奔賢獨不飲卒與姬狎情好甚篤遽有山海之盟詰旦三友從之歸奔賢曰吾止于此不歸矣三友固挽之臨行兩相號泣各訂後期奔賢至寓縈念不已中有年稍長者恐少年耽色嚴為防之不令出奔賢徘徊終夕恍恍如有所失及曉已仆地死矣三友復至前處但空宇閒寂絕無居人止一旅襯詢之隣叟曰六年前徽人有少妾歿寄柩于此三人撫然而去

怪鸞

水率以燒鸞請客肆有懸鸞毒蛇旋繞入其腹行者過私計曰以是暗客客不中毒死乎乃對酒家曰家適飯

穉稱貧而市之乃瘞其鸞于隣之隙地而得瘞金焉隣人與酒家見而爭之曰是其所瘞也遂共訴于分巡僉事已僉事訊得其情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女柰何欲以逆天也杖酒家與隣人而以金歸葬鸞者

程烈婦

程烈婦婺源西城人年十八而嫁一日歸寧適里有強暴小良欲私其母女大罵曰賊奴敢爾吾母受汗吾寧就死口大恚因毆踏之引繩勒其咽猶含糊罵不絕聲以水灌口益束縛之覆以浴杆壓以巨石遂死以藁裹尸焚為灰燼揚之于野不數日母亦驚悸死時郡廳前夜有悲號聲如怨訴者太守孫過曰得無有冤不伸如梧丘鵠亭之鬼乎備偵之盡得其狀口良伏罪方郡丞談

法定

近清江通慧寺有僧法定死是夜鎮劉氏生一子背上有法定
再來四字

徽賈德報

萬曆壬午冬徽賈某者過九江見江干有十數人皆裸體號泣
垂死賈急泊船救之內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賈盡出已衣
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七人心啣賈者而去而賈者終不問
七人為誰也是科癸未登第者六人相誓生平必報賈者後賈
因資盡自鬻于樵李屠冲陽憲副家為奴庚寅歲閩莆方萬策
為嘉湖巡道屠燕方賈在傍執役方見賈矚目不輟賈懼而避
之方乃下至几前審其來歷賈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八年前
幹着好事否賈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于九江活數人命也
為也方即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凡也七人之中我與焉即
以是告屠即遺三十金贖之歸歛晉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
難者各助之賈遂大富仍歸于徽夫起人于宋江或觸于一念
之慈悲惟喜捨而絕無望報之心非甚盛德不能有此天使其
囊橐飄零宛然無倚反為人奴隸者冥冥之中正欲陰有以厚
報之耳

大頸魔

張文柱崑山人登順天戊子榜授臨清州守攜一妾一女一婢
二奴婦居內而外有數蒼頭絕不相聞一日張出至夜半忽聞
傳呼聲初意張歸令婦出門探之不返又令婦偵婦亦不返婢
登壙密視見一羽冠絳袍者頸大如斗身長及簷危立庭中而
二婦俱仆地作割雞聲婢驚悸不能言遂倒于壙頭隱處鬼隨

入室將破，絮塞妾口鼻。次及女，頃刻俱斃。鬼又徘徊，四顧如有所索。婢猶在隙處不起，免于難。少焉，張至，見諸斃者，披亦仆地，終不甦。及旦，婢方出語蒼頭，聞之于上官。上官猶疑，婢與蒼頭之有他也。嚴刑訊鞠，婢以顛末告，終始不二。又拘彼中父老，審之。云嘉靖末年，曾有大頸魔為害，正與婢所見相同。遂釋之。傷哉，張之罹于禍也。張以異才，僅博一守，而使其骨肉三人死于非命，豈風孽耶？

項三救婦

姑蘇項王于萬曆己丑歲，質絲汴城，適其地大祲，見兩夫婦對泣甚哀，項叩之。夫以貧故，得四金而賣其婦，因別而哀泣焉。項即如數助之，返買婦者。金夫婦得全，後歸。是日應渡黃河，其僕先登舟待主，而主以駕騎不前，舟既滿載，時且不及，眾皆却之。方掛帆而颶風忽作，載者盡覆。時項已至河干，目觀其狀，項以事阻，令僕持厚資先歸。忽夢神語曰：汝僕十二日後當絕，可亟反項兼程而進，甫至家，僕已死，其資一無所失。計其期適十二日也。夫四金雖微，而活夫全婦之功，實大。天既免其厄，又完其財，其報施亦厚矣。

餐狗道人

東鄉王恕十七者，父某，故希心羽化之術家，築層樓，繪群經，翮鱗像，朝夕焚椒，虔事焉。他日以箕祝曰：某將褻糧，問道四方，倘庶幾有遇乎箕降筆，可無事遠遊。某月某日，當有道人來為爾師。屆期，一道人披衲持鉢索齋，王喜為厚，其齋而奉之。樓居久之，王某以他出，囑妻謹事師所需，輒應而命。恕十七侍道人，因謂恕十七家有狗乎，幸烹為我餐。恕十七以謂母，母恐誤，試遣

再問果矣且令熟蒸來母遺一毛骨妻烹狗以進道人提筋食盡而以一瓜遺怒十七啖之因懷骨袖中王某歸妻告之故愕然亦不敢請也數日道人告行雷不可主乃為具裝送之道人曰能棄家從我乎王曰師柰何不為吾言待家事數種畢從師易易耳道人曰子既未可即去來歲某日當復至子慎待哉主敬諾遂別別未數里而所烹犬從後掉尾至獨一足跛蹶然視之則缺一瓜王大驚亟追索之杳無踪跡歸而悔恨不即從之去第謹守所約期先一夕掃除以待忽報有債某者貧無償將挈家遠遁王念往返止四十里當不失迓道人期乃去而債某者卒為所窘逼自經死王以逼死人命反出殯錢和解之薄暮乃得歸則家固未見道人來也一牧豎云適有乞兒衣藍索主不得遺一破袖令報主今置牛皂中取視之故主所為五袖也內裹赤金重四兩計償前齋醮費云

騾鬼

余鄉陳方伯繡山先生曾于洛陽官署中夜見一騾鬼逸樹而走且作聲亡何幼子有小疾誤為庸醫所殺先生每不樂焉時上遣使廣搜秘書使者適為先生同年出書相視中有語云見騾鬼者主傷幼子先生嘆曰事固有定數哉騾鬼何足怪而失兒何足悲也遂為釋然

殺猴報

樊國一游民素善畜猴入山取一猴子猴母怒而爭之乃撲殺其母持其子以歸適游民夫婦俱出獨留一嬰兒在家及返見猴負屋隅捧兒啖之肉骨碎裂肝腦狼藉亟為追捕猴已逸矣嗟夫人殺猴之母猴食人之兒蓋畜類亦有靈哉而報施信不

爽矣

劉偉屍解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母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舉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父之韓公為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閤人持信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僞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閤人言此人戴古羶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善答曰父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爵歎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門復携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云矣求之竟不見邦靖歸家不久養病身卒劉氏聞之悲悼發棺視惟一履存焉

楊廉夫詩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

故天絕爾後康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裡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駕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不久果得一子

戚編脩

年文莊公濬初與戚編脩瀾字文滿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嶺山嶠塔子嶺前遙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蓬謂之曰君等為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為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坊有卜降自稱戚編脩死為錢塘潮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見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

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熾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歿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為詩文遣官齎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贊望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番翰苑名念我明來入夢哀君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恨鷄壇負舊盟其序曰文湍先生別我去也餘二十年矣夫人鬼殊途于故人妻子尚有憐顧之意况生為人乎予因老妻述其夢中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心予愧于君也多矣故救淚書此八句以達之君遊神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語雖然予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求一帆風以相

送不知肯于夢中一會晤否耶其祭文畧曰嗚呼文淵剛勁之姿英邁之氣高義宏達直上薄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夫塵世老妻南來舟次江滋夢中彷彿如見告以風波將至既而果如所言卒免顛躓人傳君之為神蒞胥濤而享祀即其所至而徵之無乃兼司夫江湖之事云、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乃設祭江滸以戚公配享

袁忠徹神鑒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集髫髻時父穀堂徵士諱宋字叔振命早過隣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啓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叩門聲闔門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應急叩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

時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其聲洪亮獲福宏長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曰此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訪之其人乃袁忠徹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為縣學生嘗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先生先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逕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生至江濯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生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入水久為波浪洗嚙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酒酒臨江歡燕而別後先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上書言

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有八歲而終黃式以歲貢官至知縣忠徹神鑒並驗云

李孜省

李孜省南昌人初為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憲廟與僧季曉同被寵幸孜省為太常日有御史巡按江西將行孜省囑之曰吾婿龔正弼鄉人皆以掄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為屬意御史許諸凡各省秋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王弼名置第一實為秋闈地也至初場正弼不至御史遣人傳呼于門門吏追訪于其家畧無蹤跡至巳刻始鎖院降題迨二場日將曠正弼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憤逕入城隍廟置我于神像後耳日聞見無異平生亦了了神前祈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日巳過二場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矣乃知國家之事莫重于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奸邪小人所能干撓哉

陳枚符水

江西副使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年贛州華林山馬腦巖賊亂周與叅將趙越督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時以他事偶至贛聞土人陳枚善以符水召將言未來事甚驗其法作符呪畢鎖筆硯于空室中須臾聞閣筆聲開扃視之則紙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許留一字用趙二公召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甚信也但密置紙筆于東室而封識枚于西室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善笑譁浪恣肆略不敬禮其夜天無

纖雲忽震雷擊案庭燭盡滅盤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
西室排戶出暗中伏地請罪啓東室視之紙上但有周憲如何
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鑰如故而脩謹以伺周公應
紙詩落句云千金誰買汝心肝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
進為士卒先大戰千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
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于紅紙上作字甚佳李公欲收其
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火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
書中煙起發視之惟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
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謚節愍旌其門

木生經奇會傳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康陵朝以鄉薦入太學與龔司諫謹
有場屋之舊屢欲以生才藝上聞生曰人各有時若錐處囊中

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倘果薦上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
司諫不能強生亦謝去携琴書遨遊齊魯間攬結諸英俊或眺
覽名山水往來兩都時人莫能窺其際也嘗登泰山觀日出夜
宿秦觀峯夢有老婦携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
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曉鐘鳴驚寤而起其所夢經行道路第
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
橋道傍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雨
底梨花淺澹粧小院月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彷彿是夢
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遙見一女即從二女侍遊樹下迤
邐將近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即徐
邀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
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銜不肖相

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柳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
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從倚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
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
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
書于樹曰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二月無紅
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
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拱璧壬午 聖人嗣統
數載間文恬武熙天下無事思得賢士與之共興禮樂司諫時
已歷通顯嘗因燕對奏 上曰臣所知有木才經者才合春卿
名收賈董陛下必欲更定禮樂非其人不可 上遂命收入選
部時朝廷將大營建隸名工曹曹長師旦心善生每事暇輒與
生同遊當春牡丹盛放旦所司有器皿約生明日會殿中一

出土橋諸名園賞之生如期至且偶以他事後期殿中皆上供
御噐非主者至不得入生因勒馬以伺道傍有井馬渴絕銜奔
水生恐下馬馬逸左右皆前逐馬生就立井傍民舍其家以貴
客在門召一隣翁至延生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似一中下民
居再起一闕則高堂藻飾別一景象又西過曲徑越小院其中
樓臺闌楯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憇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
老夫寡妹年亦逾五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道
遙歷覽畫壁翁從傍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十年
前過武清所得道傍遺棄也翁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
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于偶然者矣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
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故所經
行者心固已異之矣及聞翁言愈異之再引入一曲室帟幄妍

麗金玉爛然至一几相整索琴瑟靜好真能名狀須臾一老婦
出拜自言姓錢氏老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
征為流矢所中輿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
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覩物興懷不覺遂
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
再至其地經覓而歸至今吟哦不絕于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
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
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構而出至則玉姿
芳潤內美難徵儼然秦觀峯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
嗟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隣翁以娟母命來曰未亡
人有二女其少先行矣娟最愛將賴以終未亡人身然幽贊以
神明協以人未亡人尚敢以身自愛乎請以弱女為君子虞侍

生辭之翁申母命曰先將軍無慶育弱息僅存使君子不以下
體是遺家雖亡得婿公僅亡人且無憾矣生乃請卜之得解之
九二卜者曰田獲三狐姓著占辭事無不濟但三狐得矢恐不
能永終貞吉耳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
事必假干夢卜夢生于心卜決于人今婚媾及事矣乃不內決
于心而顧取決諸人耶終不得辭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娟
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
閱月大工皇木至潞河生將督運南行勢不能留室內又少親
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詩
于母寄生曰聞即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半幅御羅題
錦字隔牆裹贈玉搔頭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
上得詩未有以復即口占贈娟娟曰碧窓無主月纖纖桂影扶

疎玉漏嚴秋浦芙蓉倚叢葉半窓斜映水晶簾生他日偶得鄉人書獨坐深思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燈前把勸阮家郎不須更憶人間世千樹桃花即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水既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母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別明年春娟病轉劇遣翁子錢即以詩寄生曰楚天風雨繞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娟畫像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郎已恨花殘月減光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大匆忙秦娘似比當時瘦李衛暫多舊日狂梅影橫斜啼鳥散繞天黃葉倚繩床時人多傳誦焉

武侯遺制

雲貴人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黃氏具麪頰之麪具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其制為木牛流馬云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若輩必苦行役欲逆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四川人云即其後也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苗民家家供祀武侯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閑思叛也今雖苦難不敢違其法

李真一

道人李真一河間興濟縣人因妻子死棄家為全真嘗與吾鄉

陳某言其道中三人俱有出塵之志一山西一揚州一京口京口人乃書手也偕至登州見樵夫拾薪于海濱問蓬萊山可到乎曰可即艤破船以待曰是何可濟樵言第行無虞也二人欣然而京口人憚往二人力挽同載樵以一葫蘆盪其舟中水少選抵山下見一人出飄有凌雲之態謂樵者曰爾何得與外人來三人拜言願為弟子其人不許懇之令各以手摸其心舒視一人手白一人手班至書手純黑乃曰班不如白黑者大難書手慙恚請歸曰吾亦安能舍妻子而居此耶其人即番一人在山令樵者操舟送之歸乞路費與錢二百請益曰此自足用矣頃復到岸問蓬萊遠近則云七千里二百錢在塗用去復來及家無一錢矣手終身黑

彭公燬祠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公勗以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欲毀之未言也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公問曰予此來非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然初不聞公為郡教也乃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遂遣相候耳因從容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公公益惡之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佯為遺火者因而焚焉生又夢聖姑來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為我言之即不聽者吾亦能為之禍一二日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死若干日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公不為意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蘇公聞之怒登時投炬燬之後其子及婦相繼死期日皆如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公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來因詰其言不驗神謝曰

吾鬼也。安能生死人。彼死者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公貴人。前程遠大。吾尚畏之。何敢犯耶。公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為師儒稱首。仕終按察副使。

王老遊鄆都

相傳太監鄭和下洋時。葑門有衛卒王老者。其舟被風飄至一島。散步島上。忽見城門大書鄆都二字。亟回適值一人出。乃其故友也。懷置簿籍。若曹吏者。謂曰。何為來此。卒告以遭風。吏曰。來此亦是因緣。可隨吾觀獄。引入一處。王者據坐堂上。兩傍侍從。穉怪庭中。一官人被鉤懸其背。一婦跪戴火鑪。並有慘苦之貌。其傍一無首者。腔中辨析不已。卒大怖。問此何罪。曰。此汝蘇州衛指揮何某婦人。即其妻。妻受之不告其夫。而盜竟被刑。故累其夫受此耳。卒曰。可免乎。曰。君脩法事。薦拔亦可。俄又引至

廊下。皆荷校者。吏指一人曰。汝識之乎。卒熟視之。乃其里中水夫也。謂卒曰。煩語家人。多多懺悔。觀畢。吏顧二皂。送出曰。子舟久候。可便歸也。恍惚間。身在舟內。更入島尋之。無見矣。月餘。抵家訪問。何指揮者。正患背疽。其妻首發火。痲咸困頓。欲死。卒告以所見。何妻懼曰。有之。即出銀盃盆付僧。誦經追薦。而夫婦皆愈。又問水夫。正是相見日死。其家聞之。亦薦以經典云。

朱某遇死妹

太倉朱某家。鹽撒口。偕十五人為商。渡海往崇明。舟破。衆皆溺死。獨某得附破舟。漂流六七晝夜。饑甚。嚙其杉。迨盡。至一島。隱隱若有屋廬。某自忖。雖死且觀焉。遙登陸。見殿宇巍偉。扁曰紫陽府。遙見一婦人于道。傍汲水。貌絕類其妹。思妹與夫皆死久矣。安得尚存。逼之。果爾。驚呼曰。兄何自而來。某告以故。妹因言

是地紫陽真人所治掌錄天下罪囚汝妹夫見執役于此而家居密邇兄饑矣往飯乃引至家門宇整潔問妹夫何在曰差出勾人當歸矣向來安否曰大佳此與世人無異但世人不能來耳俄而夫歸曰何以有生人氣妻云汝舅在此即趨見相勞若如平生歡為之設食且云世間物也但喫無害因問舅便歸耶住此耶住此亦不惡某言母老子幼吾焉能留亟欲歸耳夫云歸亦甚易吾當相送及晚復令飽餐妹隨至水濱殷勤而別夫乃負之而行戒其閉眼行時但聞風水聲須臾大呼開眼即置之于地妹夫忽不見而身在故灘上矣

偶然狀元

泰和曾狀元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為人簡默在眾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之巽謝不知皆笑曰夫々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眾俱下第曾占首榜乃寄之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趣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狀元巧對

施狀元槃字宗銘東洞庭山人少有奇質其父携之商山陽主富人羅鐸家有張都憲者來飲鐸命其子與狀元偕出見都憲令屬對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狀元對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都憲異之謂鐸曰有資如此何不成之手鐸固長者即俾與子同學給其貲費業成還鄉父之登薦魁天下時年二十有三矣

枯楊怪

無錫華氏有怪作竊物貨移器皿吾無以啟之一夕失其妻髻

及酒壺其主儒者也發怒取用易櫟著忽見米堆上出四大字云瀆則不告華曰吾不誠耳因齋戒而占之得爻云枯楊生稊云思之許久乃悟曰豈舍後枯楊乎因命家僮持斧而往見楊根下一大穴以杖挑之得女髻又探之得酒壺于是伐其木而壞其穴寂無他焉

蛇祟

無錫塘庄民倪全業為巫奉五通神其妻陸氏美顏色一夜有巨蛇如椽出于其室登陸床束其身而淫之陸號其夫至見之忿急欲殺蛇卜云神所為也不得殺遂不敢犯自是陸病萎黃伏枕蛇番身畔不去其形備五色交接宛如人道夫每進湯粥蛇不動若生人來觀輒怒齧婦體半歲其婦身死而是蛇亦失其所在

假雷公

鉛山有人悅一美婦詭之不從乘其夫病時天大雷雨晝晦乃着花衣為兩翼如雷神狀至其家奮鐵錐殺其夫即飛出其家以為真遭雷神誅也又經若干時乃使人說其婦求為妻婦從之伉儷甚篤生一子已周歲矣一日燕語漫及前事曰吾當時不為此焉得汝為妻婦佯笑因問衣與兩翼安在曰在某箱中婦俟其人出啓得之即抱此物赴訴于官張公擒其人至伏罪論死

節婦妖僧

慈谿張公禹令鉛山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財以供湯藥者獨傳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于庭諭孀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

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署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給婦云若
守節須聞官以婦不識字使授願嫁牌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
曰父母官命汝改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必待吾祭亡夫始
從命舅姑即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圃池中死家人尋
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土并屍填其池自是邑中大
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日雨不應乃齋宿神府
夜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寃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即躬至其
所召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啓土見屍顏貌如生公哭之慟為文
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即
殮葬如禮欲疏其事于 朝有楊尚書者沮之不果乃建祠立
碑祀之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呪死術有怨者往改
之僧削木為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後羊死其人死矣以

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人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暮年有老婦訴
僧誣其子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
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實其死僧又
知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
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
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
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呪其生吾
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為
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
界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
書也公召同寮至取二物焚之將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
遂死公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

已腐矣。

陳公迂介

南京陳公竊為山東提學副使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恐公怒責而公則畧不為意或請啓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為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而已善食酒父慮其廢事寓書戒之乃出俸金命工製一大筮鐫八字于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盞士大夫聞之互相談笑若公者真迂介之士矣。

陳嗣吟詩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甫十世孫以詩為贄嗣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手一編令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咲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開花艸不是孤山梅林客慚而退。

李陸善謔

兩淮公善謔多見前輩志述近聞其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搃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咲而散陸式齋大叅在成化間留滯即署最久其遷職方也兩淮時為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為善謔。

胡顧不妄祖

胡公同知慶州事行縣至青田有縉紳家與公同姓來見請通譜曰先安定教授蘇湖在二州者多其子孫也公謝曰予未嘗

受此于先人義不敢許其人強以譜授公公行一驛遣人逋還之袁州守周山顧公禎其鄉人同姓者以家牒求通云與公族俱出自野王公作詩卻之有周山自是源流淺不向墳頭拜野王之句若韓襄毅不祖稚圭沈潤卿記之矣卓彼三公所見非企羨狄武襄者耶

鶯聲鴈影

何尚書文淵守温州時屬邑永嘉有百姓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于婦言也乃屬其鄉之耆老立兩人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援筆判一詩于其狀後有祗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睦其事與蘇瓊無異温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

荆釵記辨

蕭山宋主事子高為予言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王連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刺骨遂作荆釵記誣之以王連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

蔡西圃誅檜詩

秦檜墓在金陵江寧鎮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八月為盜所發獲貨貝以鉅萬計盜被執而司法者未減其罪惡檜也蔡西圃鼎歷事大理親閱囚牘為作詩以快之云元姦構虜孤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明王即顯侈至今遺穢江皋間當時殉葬多奇寶玉篋金繩恣工巧荆榛無主野人耕獸兔為群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行天誅寧知浙上鄂王墓報祀應將霄壤俱

周八尺

周八尺

兩臂廣長八尺故得名

漁于閭門城濠忽一夜有青衣散髮者從木綽下起謂周曰某溺死于此有年矣君肯遺一飯并紙錢當有以報周如其所須鬼飯訖囊紙錢灰問何用云當錢使詰朝于某處張網則獲魚若干果然是後鬼嘗起綽下塘西周秀才申科貴人也一夕欣然有喜色曰明日午時替身來矣周問為誰曰挾鷺者及明果有一人至為鷺矢汚襦濯諸水濱周訊之云家有八十老母賣是以供朝夕遂去其夜鬼對周言彼有菴親吾故舍之某月某夕有婦人來吾可取而代也至期方暮某氏婦與夫爭競投水家人奔救得免周叩其故曰此婦有娠何忍害其兩命耶久之鬼來告別云吾本下鬼以再次放生之仁見錄于上帝勅我為無錫北門土地從此逝矣某日廟中塑像

成衆共賽社即吾到任之期也君可不來相賀乎周問已之生業曰母栖栖于此無錫東門乃爾發跡地也是後無復影響周如期携麩酒至廟果像成建會男女雜遝見此鬼冠帶而出與之對飲傾壺而別他人不見也此景泰未事及天順甲申兩周秀才瑄觀同舉進士周到無錫東門傭工于一寡婦之家遂相與為偶經營產業漸至殷富與婦生一子焉鬼之言悉驗

陳鬍子

寧波有陳胡子者以美髯得名其人生不識字而有異術能治奇疾人往求治者不施藥餌但隨意所用或取壁間泥塗患處無不立愈者有表指揮妻患癩瘰延治之即瘥後表妻以他病死一日有巨艦泊陳門請視疾曰吾盛店橋楊家也陳疑此處大族無姓楊者不欲行強之乃登舟但聞風水聲俄頃即至其

家門字高煥，延入中堂，一婦人出，陳視之，乃表妻也。驚問之曰：吾今為楊尚書第三子婦，吾夫他適，吾癯瘵病發，不及待其歸，屈君來治耳。陳為留七日，心神惚惚如醉，既而夫歸，妻言其故，即相見，款待殷勤，出金銀糖果為謝，其妻自餽白金八錢，陳受寘于懷，復命舟送還，未至陳門，操舟人遽擁之上岸，金銀糖果俱寘于田間而去。陳仆地昏然，有人行過，見而識之，扶歸，竟日始蘇，備述其事，視其糖果皆泥，所為金銀則紙黏者，惟婦所餽乃真銀也。越歲陳死，至今其地有楊三舍人廟云。

孔公報德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為諸生時，家赤貧，至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

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于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嗟乎！是媪之濟孔公也，恩深于漂母矣。淮陰贈生義重千金，韶文事死禮齊喪妣，古今英雄報德之隆固如是夫。

陸公不淫

叅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窻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鄭公正直

鄭公鏞，字德新，長洲人，為人端慤，言動一以禮少授徒于富家，主婦窺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為，曰：娘子欲為君作鞋耳。鏞正色叱之，即束書歸，不復登其門，平生自守。

率類此

王文恪題純陽渡海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識者已知公為遠器矣

盧御史非朱子

東陽盧御史格字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非朱子其友某或云屠尚書見之寄以詩云桃花開遍玉樓春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滿唇舌破桃花依舊發精神譏其勞而無益也然盧公自任朱子之忠臣豈以是詩為病乎

范昌自嘆

范昌辰吳縣人工于詩沒世後散逸不傳余少聞五嶽黃山人

誦其自嘆一絕云我欲策短筇操瓢乞于市漂母是何人王孫乃國士

陳公錯誤

太常卿陳公音字師石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為笑近又得數事叙列于左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為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石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石不見酒斝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俟師石始悟曰昨日所請者乃汝主耶我誤矣乃一咲而去

嘗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師石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

退主人請其來故荅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于致詰具酒共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曾邀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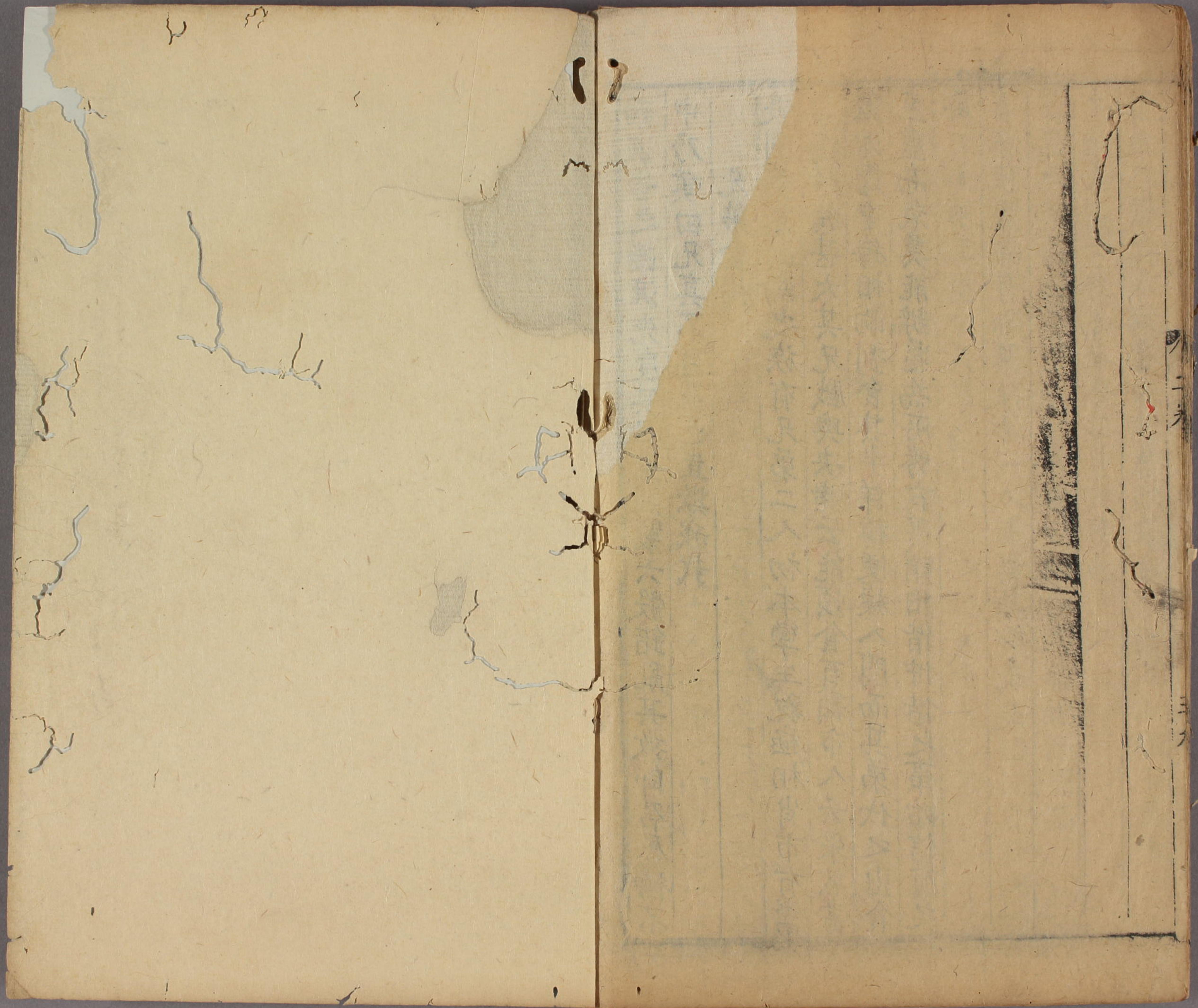
清旦入朝悞寔冠纓于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額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

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石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為亦來乎僮曰是吾家也師石始悟

兩淮嘗戲與擲骰子得么則指曰吾度其下是六反之果六也各散皆然師石大驚語人曰賓之天才也或諭之曰彼給公耳上么下六散之定數何足為異師石笑曰然則我亦可為因詰兩淮告之兩淮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師石屢擲不中乃嘆曰兄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兄弟食梅

長洲劉憲副瀚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孿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頓食百顆市人云果然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佯稱便旋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至盡而衆莫能辨遂為所勝古所謂伯偕仲偕之事殆信有之耶



11

二

三

